

經

序一

吾友八寶王築夫先生以古文
名於世子不盡見嘗得讀其數
十篇珍愛甚因手錄之名曰異
香集藏於家或曰何以名之予
曰此先生所自命也嘗見與魏
冰叔書云垂世立教貴簡樸脫



畧枝蔓獨存本質如海外異香
風齧霜相蝕之後枝柯剝落而精
液結聚其指歸如此予竊取其
義故曰自命其取異香者何叔
季之世蕭艾成林能不免於俗
者幾先生危言方行確乎不拔
人中松栢也視彼滋蔓介然有

薰蕕之別焉文取異香固當所
錄不太簡乎曰此予所及見者
然文亦第論佳惡耳不計多寡
也枚乘詩章十九劉脊虛詩章
十四皆爲漢唐冠首何必多或
曰魏子亦今之以文名者於先
生何如曰魏似蘇先生似韓而

畧枝蔓獨存本質如海外異香
風齧霜蝕之後枝柯剝落而精
液結聚其指歸如此予竊取其
義故曰自命其取異香者何叔
季之世蕭艾成林能不免於俗
者幾先生危言方行確乎不拔
人中松栢也視彼滋蔓介然有

薰蕕之別焉文取異香固當所
錄不太簡乎曰此予所及見者
然文亦第論佳惡耳不計多寡
也枚乘詩章十九劉脊虛詩章
十四皆爲漢唐冠首何必多或
曰魏子亦今之以文名者於先
生何如曰魏似蘇先生似韓而

其大體則似曾然則魏愈耶非也南豐當熙寧間聲華不及端明遠甚而后山所師法不在蘇而在曾蓋宋人見曾者淺后山見曾者深也予與先生及魏皆忝臭味之末然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子於先生竊有微指

焉世無陳后山得無以予為阿好矣夫楚陽同學弟陸廷掄謹序



余年于三四時於香西齋先生積霜樓見王參夫先生白田文鈔三十四本章宗憲藏書識其純手鈔忽以數十年多官遊歸里積霜樓已為市與侯府白先生文鈔云可

復向迄今心為憾乙卯春柳甫得之喜
一騎未留煇因至志之北轡園丁已秋香

于安室清院
之芳洞堂東

先生與雷處士士後伯巖友善人古
文相砥礪雷處士居命伯之樊漢
村著有艾陵文集二十四卷詩二卷

叙二

系花王先生文集卷一

集卷十卷生卷二

海性無子百世未梓

以子考為子勿白克生

之為弟也安以為之
成之飲金及書礪園於
之密言及之為弟也
予適人曰吾欲建先生
稿梓行力不此為之

何象兩人亦感類矣
席曰為之奈何
有象曰其一惟不覺
然吾曰是之為藉也
相王友生年久矣

本付流梓余與人抗
手海無子之歎曰徒
此等之子波危子躬宗
魏子冰梓文以行於
中獨先生久閱學傳

殆未見宗廟之象
可如吾心之憂生
力以乞集為三六倡
古之人此或為規與
隨之者乎倘餘父子

百未付梓程為序也
其學於時道如去鳴
呼今天下信嘗之教
古無父子之親若古
之家法之孝越視矣

多於時弟且門人如
意推厚資考歛位
考古象未多以此及之
不傳為身老如子獨在
是惟為利行

少為子生年事漸長之業
微以難指數法一子
亦乞滋生梗染生
乃其言程家未乞
物世之為人弟者少

之必以回看易去去淡
舊與海忠厚由友生
以及君父公家子弟柔
笑於名及滋大能特
區區為友生不相計

而已。解國重其多。其
 自題於後。及為余詳
 述。本末為第二序云
 矣。亥。亥。亥。陸廷輝題
 吳江中



異香集目錄

文六十篇



卷之一

傳

巡撫朱公傳

贈太僕少卿郝公傳

副使蘭公傳

文適韓君傳

清之劉公傳

玄成夏公傳

曾孺人傳

陳烈婦傳

左烈婦傳

孫氏婦女節烈十人傳

鄭節婦傳

論

杜預論

正統無嗣支子為後論

記

劉氏祠堂記

墓誌銘

雷處士伯顓墓誌銘

吳孺人墓誌銘

明經中書舍人贊五方君墓誌銘

孫公祐吉墓誌銘

方孝子墓誌銘

行狀

許君繼先行狀

先大父事略 先人行述 先妣楊孺人行述

卷之二

書

答李平子書

答張天民書

答汪茗文書

答余生生書

與董文友書

與宗子發書

答費此度論喪禮書

答問承重書

答周盛隆書三

與宗子發書二
寄黎美周書

序

贈張明府序

陸懸圃文集序

附 李映碧先生陸懸圃泰州志論序

附 陳其年陸懸圃文集序

孫母胡孺人七十序

附 陸懸圃孫母胡孺人八十序

陸懸圃孫母胡孺人墓誌銘

金孺人壽序

祭文

祭李平子文

告先妣文

祭穆兒文

祭鄭廷直文

跋題後

跋頭陀與立書經紀事

題計甫草思子亭圖卷後

序送宗子登歸興化序

送孫子歸黃山序 附陸題後

人子寡過篇序

外舅劉公暨王孺人六十雙壽序

王孺人壽序 重出

貞節朱母吳孺人榮受旌表序

壽性生朱公六十序

隱士言貧說 李荔園種竹圖贊

五十四篇

異香集卷之一

八寶王 嚴築夫 纂

同學陸廷掄懸圃 選

門人孫祖庚幼白校

傳

巡撫朱公傳

朱公之馮字德止徐州人入順天大興籍中天啓五年進士崇禎初流賊四掠公夫人馮氏罵賊死之公上疏曰婦事夫猶臣事君也臣婦不負臣臣敢負國

此疏為

公後死
節伏案

提綱

伏後案

乎臣於國願如臣婦之於家也。請改名之。馮蓋公故
 名之喬。云崇禎十六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是時
 流賊李自成已據陝西，自山西洎京師，皆震。公念宣
 府為京師門戶，宣府失則京師危。至鎮部署城守。十
 七年二月，自成長驅犯河東，至寧武關。守將總兵周
 遇吉死之。賊遂東寇宣府。先是賊寇寧武，遇吉數大
 戰，殺賊精銳甚眾。自成懼，謀於眾曰：大同宣府兵十
 倍寧武，儻守將亦如周將軍大事去矣。欲且退，會大
 同總兵姜瓖降表至，宣府總兵王其降表繼至，賊喜。

畧敘

遂東陷大同。巡撫衛景瑗總兵徐三樂督糧郎中朱
 有聲、朱家仕、生員李若葵死之。賊遂犯宣府。時公以
 忠義厲軍民，畫城分守，誓與存亡。縣重賞以待有功。
 王其既陰降，懼公不從為禍，乃請公守北城。公以北
 城近山難守，自當之。慮京師失北門，密疏請重兵駐
 居庸。賊諜聞之，流言曰：撫院以人心離散，請兵屠矣。
 宣府人惶惑，會朝廷遣一將軍出關屯保安，人人謂
 兵來勦益驚。諱賊至，太監杜勳、緋袍八駟出郊三十
 里，與王其俱迎降焉。杜勳者奉命監視鎮兵太監也。

補敘

遷

公在北城見賊至亟命左右發礮咸曰願聽軍民納款公憤甚謂曰爾曹發之一礮可殺賊數百賊退有功重賞即不退令賊殺我無恨曰賊已入擊之無益塗炭百姓耳公憤極自引火發礮而城上所設火藥率空礮已陰去鉛子或堅塞礮口舉火火不發衆力挽其手公擲炬痛哭南向拜曰臣不意天下事至此遂自縊於城樓賊登城舉尸投城外明日夜賊留其黨權將軍以三千人鎮宣府拔營至居庸則監視太監杜之秩迎降直陷京師帝后死之初公之代巡撫

與前杜動作對

附傳最生色

李鑑也賊至鑑尚留公死鑑及削職總兵王應暉參將楊某密謀舉義五月朔楊參將夜率敢死士破帥府即臥榻擒權將軍又擒所置果毅將軍等設大行皇帝位斬衰縛羣賊伏階下誅之瀝血以祭餘三千人皆殲焉求尸於城外死五十日矣面如生無一人守視而鳥獸悉遠避乃棺殮殯祭以姚時中葬公旁配享時中者宣府廩生也賊至衣巾縊孔子廟題壁曰殺賊無權偷生不義妻子無知付之不計云初周遇吉守寧武賊力攻遇吉開門出戰殺賊萬餘人賊

盧生與前生員

作對

此附傳應前

敗復集遇吉復力戰賊死者數千人會火藥盡賊益
 攻或以款賊勸遇吉曰能奮勇破賊一軍盡為忠義
 萬一不支縛我獻若輩無恙也復開門奮擊又殺賊
 數千人賊惶懼欲退或教賊以十敵一乃更番迭出
 賊去帽以識別見有帽者擊之遇吉力竭關城陷率
 兵民巷戰矢盡以瓦石奮擊賊尸橫地血流有聲而
 遇吉兵殺傷且盡猶揮短刀鬪被流矢乃見執大罵
 縛於市磔焉夫人劉氏率婢妾乘屋禦賊猶殺死無
 算賊遂縱火燒之雞犬不遺蓋自賊出關河東郡縣

又有夫
 人戰可
 謂奇之
 又奇

關鎮莫不降苦戰死守無如寧武者自成嘆曰使守
 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乎事聞朱公謚忠莊周公謚
 忠武

收
 妻雙

實然

申說傳
 中易名
 事

王巖曰崇禎初奄人禍方烈不動聲色除之何英明
 也其後復信用激於士大夫多不肖耳上方破格求
 才而終為小人蒙蔽至宦官亦叛降賊而國亾矣悲
 夫朱公感激賢婦易名自矢固已豫知死所周公殲
 賊精銳幾盡障蔽燕雲而俱以身殉國哀哉
 王先生作傳最工史漢序事法而尤嫻於漢此傳

具香集 卷之一
具見一斑。朱為主，周為客，衛、李諸公又是客中之客，至敘周死節前伏後起，雖係附傳體，然首尾相應，卻有常山蛇勢之妙。懸圃

贈太僕少卿郝公傳

郝公景春，字和滿，揚州江都人也。慕楊忠愍為人，每讀其年譜，輒太息。生平數窮困，或曰：子困固當，胡不學今之術乎？公曰：今有術耶？吾乃今矣。因別號乃今。既嘆曰：吾終不善今也。又更自古因圓其冠前角而後方之，間居偶發篋，忽泣數行。下其子驚問故，則手泰昌錢拭淚曰：見此憶聖天子也。公以萬曆壬子舉人仕鹽城教諭，改陝西苑馬寺錄事，遷黃州府照磨，陞房縣知縣。時流賊張獻忠熾甚，所過城郭屠滅一

妙

提綱

又提綱

法好轉

空入湖廣與羣盜蹂躪諸府縣。鄖襄閒聚九營而羅汝才白貴黑雲祥者三營逼處房地房城高丈餘被兵數載且在萬山中轉饜無所公之房次子鳴鸞請從公至則修城壕築敵臺招流移諸守禦具備當是時總理軍務都御史熊文燦奉命討賊不辦遂主招撫獻忠乃就撫文燦請於朝授副總兵居之穀城所謂西營八大王者也文燦使監軍僉事張大經監其軍而汝才雲祥暨貴皆陽言乞撫逼房踞郊關公告急文燦不問然公志在戰守不欲撫文燦嫉之檄謂

敘次落
落可愛

今朝廷欲化賊為民奈何驅民為賊乎賊聞之喜遂沿城屠掠公擊殺數十百人賊懼訴文燦文燦謂公壞撫事趣公駐賊城外使指揮數人至房安插指揮受賊賂惟所欲房人驚譁哭訴搏指揮公力解乃止既三賊逼城下自東至北為汝才壁號曹操營自西至南為雲祥壁號整十萬營而貴壁則分列城西北及西南號小秦王營凡衝要地盡安塘置馬焉公不得已單騎抵賊壁約盟因明約束畫疆界乃定已而嘆曰吾數奇不可逃也夜半篝燈自著數奇紀畧公

應前

夙慕忠愍此卽自著年譜意云未幾獻忠叛穀城知縣阮之鈿死之大經從賊爲前驅引兵圍房汝才等絕其糧割田中麥助賊時城中僅羸兵二百公以寸紙繫卒髀間爲丐狀縋城求援於文燦凡十四往不報獻忠遺公書要以讓城公怒曰郝老頭可斫城不可讓也賊因急攻公與鳴鸞乘城施大小砲石身自指揮賊布雲梯以登公用鈎奪其梯數十不得上自下掘城公熱沸油傾之死者近千人賊乃掘墳毀棺出尸取版蔽以掘城公用火燒之兼擊大石死者數

莊

百人獻忠恚甚益兵圍數十重且執刀乘馬繞城走視攻不力者殺之公置錢城上指曰擊中一賊賞千錢兵民益奮須臾錢盡又斃賊數十百人鳴鸞亦手擊殺數人相持五晝夜賊氣奪撤圍將宵遁忽汝才至城下周麾大呼曰城破矣則守北門指揮張三錫知援絕以繩縋賊相引而登故也城旣陷守將楊道選率兵巷戰死之監軍僉事從賊張大經紅纓大帽持短槍乘白馬先入索公獻忠繼至入坐縣署賊兵擁公至起降階迎奉卮酒飲公公叱之忽數十人持

令旗馳至曰曹營令我等來救郝知縣擁公上馬去時鳴鸞從亂軍失散往來求公不得而僕陳宜散髮跣足從亂軍求公遇之至曹營公曰誰爲求吾兒來汝才使一卒執旗去徧求之鳴鸞不得公哭於道久之遇執旗卒會夜大雨如注鸞奔至見公哭公曰男兒至此只要自己決斷耳以手自畫頸曰此亦不甚痛也鳴鸞收淚慷慨曰兒所苦父子死不相見旣見敢不死觀者皆泣汝才說公降不應大經以監軍從賊欲得公分其惡故與獻忠謀使汝才說公有頃獻

妙

莊

忠使卒來索公命鳴鸞且畱遂往陳宜隨之至則獻忠大經並坐獻忠問庫銀倉米安在聲甚厲公叱曰死賊倉庫有物城豈爲汝陷乎賊怒殺典史以懼公公不動大經起前勸曰事已至此須識時公大罵曰汝受朝廷厚恩官監軍負國辱親甘從死賊我死必活捉汝獻忠大怒使卒擁公出公口不絕罵至西河邊鳴鸞痛哭追至公呼好者再遂遇害鳴鸞大呼曰死賊何不併殺我遂與宜俱遇害主簿朱邦聞罵賊不肯屈一門皆死皆崇禎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也

附傳

名便佳

事聞部擬贈尚寶寺卿天子嘉公忠改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特祠祀鳴鸞陳宜祀公旁王巖曰予聞冷水道人者不知何許人常出入諸督撫幕中叅其謀畧又能得賊陰事豫以告且於凶吉皆先知終日惟飲冷水窮冬亦然公死道人白其事圖上請贈廕矢一日不死必辦此然於公無半面識也嗚呼世之平居稱相知而毛髮利害反面如不相識者聞道人之風亦少知愧哉

敘次錯綜入古小論尤妙可與知者道懸圃

副使藺公傳

起首領一篇大意已見致身之決

案 擧學伏

藺公剛中字坦生濟南陵縣人也崇禎四年舉進士授太常寺博士擢南兵科給事中十六年以山西按察司副使兼叅議督糧人惜公外轉公曰人臣致身內外等耳今兵興餉訕又瘠土繭絲保障兩難之任使不稱負簡書遑他恤十月馳赴太原當是時賊李自成張甚自督師孫傳庭兵潰賊長驅入關所過官吏迎降督撫大臣總鎮將帥往往奉勅印迎道旁遂踞西安以秦藩府為宮闕置大小官職圖東侵天下

震動公感慨涕泗恨事權不屬剪滅無繇時巡撫蔡
 公懋德駐師蒲坂以防河西公及諸司道城守分汛
 各門公分東城諸司道督修守具立限迫促晝夜倉
 皇役疲民登陴擾擾不休寇未至民先憊公獨處以
 寬靜俾番休曰若自護身家吾寧過督有警則召集
 可也時有陽和標兵三千調防省會驕蹇不戢公慮
 為賊內應遣之傳陣城外不從疆而後移南關城內
 以安十二月晦蔡公率軍入守省城申嚴約束與公
 等乘城堅守是時將驕卒弱不堪戰惟中軍盛應時
 提學伏案

以壯士百人遠探十七年春正月自成引兵寇河東
 羣盜起為應助其聲勢所在望風潰獨汾州巡道范
 士髦擒斬偽官堅壁待援自成數以書抵蔡公公謂
 蔡公曰賊書不可發徒亂愚民視聽也三斬其使會
 副總兵陳尚智倡逃平陽降賊為前驅二月六日賊
 薄城力攻公蔡公率宗室居人力守明日南關外城
 陷果陽和叛兵內應也裨將朱孔訓牛勇戰死會莫
 東南角樓火賊乘機蟻傅公蔡公發砲弩盡力擊之
 賊不得登盡銳攻東城公隨機以應城上烏機神鎗

史漢得意處

弓弩木石西洋火砲公親指示用之發固不中殺賊數千人馬數千餘匹賊緣雲梯以登公輒擊碎其梯賊眾薄城欲上公用鈎鈎其人殺之賊以砲石印擊城上人發多不中城上人益奮又殺賊數百人賊失利少卻會夜陰雲四合大風起驚沙擊面如飛雹集矢城上人立足不牢手不能持兵賊益攻公督守益力人無退志相顧曰公休我平時用我急難况自衛也遲明風沙少息固守待援而守門將張雄降賊內應引賊登西南失守城陷賊盡入公向闕再拜曰臣

應

有境

力竭矣自縊未絕賊已至執公見自成好語誘公公厲聲叱之以威脇使卒縛公將殺公瞋目叱曰死賊城陷吾惟一死豈有降賊求生蘭大夫乎索印不與予之食不食二日氣益厲遂遇害頭已墮地復躍起丈餘眾驚愕辟易蔡公了、蔡、案同時不屈死之盛應時自殺其妻子乃縊布政趙建極副使毛其同死及各官死者四十五六人先是賊將至公有故人路之謙從公不去公曰吾當義死君無徒死為之謙曰公死忠之謙敢不義畱為公圖身後不徒死也及公死賊執之

應、盛、案

又附傳

餘波妙

謙刀傷者再既率公僕李自修求公身首積骸中越
 六日面如生藁葬而識之其後復有公故人以喪歸
 墓初城陷公夫人媵妾皆在城中之謙極力護持匿
 之民間得免士民感公義斂錢治行之謙護以東歸
 閒行歷盤腸嶺桃樹坪太行險絕處蹬道盤曲才可
 人行虎狼所聚嘯聲四至咸股栗又再遭寇難訖完
 歸里公無子之謙紀其事白諸大吏聞於朝請贈諡
 會國變不果

王巖曰嗚呼自難發以來死節之盛下至匹婦史不

奇人 奇事

勝書蓋遠過唐宋矣予與路品王遊品王之謙字也
 道蘭公事甚悉公死有郭矧子者守視公戶路子乃
 得營葬矧子公故吏城陷其母及妻妹入井死者五
 人可謂匹婦之不辱其身矣路子為予言如此

人言史記疎漢書密此文佳處在疎密之間

懸圃

文適韓君傳

韓君默字文適先世平陽臨汾人父某賈鹽揚州家
 焉君少攻舉子業試入江都縣學善書有名於時揚
 州被兵時焚燒屠戮無遺君急歸謂妻蕭氏曰事已
 至此吾讀聖人書當守義死不可苟活若自為計乃
 易服冠儒巾服襪衫皂絛鞞既肅遂墜井死蕭氏謂
 子彥超曰汝長子父死當隨左右彥超曰諾亦墜井
 死蕭氏乃結纒於梁立視長女就縊既絕乃抱幼兒
 魏乳之既乳置兒於地整衣拜老嫗曰韓氏一綫惟

伏案

似整似

錯章法

最喜亦

最潔

此而已善撫之俾韓有後汝賜也必冥祐汝乃自縊。項之兵入火其居老嫗抱幼兒逃晝伏死尸下夾尸。臥匿兒於懷祝曰韓氏有後汝勿啼兒果不啼夜則。行至江灘馬家庄傭工拾麥以穗啖兒得不死越一。年居人有浚井者出君尸面目如生衣冠整潔惟左。手損一小指左足脫一鞞而已家人伏尸哭有頃左。鼻忽出血人皆驚異乃棺殮以葬焉君生平善法書。鍾王而下盡得其精微尤工臨摹人得片紙以為寶。督師史公可法駐兵揚州謹重國書求法書最善者。

應前

二事觀
來味方
濃

君名聲絕出督師延致軍門文武咸集君攝衣冠督。師以賓禮見君援筆點畫盡二王眾皆異焉督師欲。官之辭去君為人儀觀甚偉和善樂易善飲酒無夕。不醉醉則愉愉如也及臨難乃剛決果敢聞者以為。不可測云君死時有高君孝纘者江都學生員衣青。衿至縣學自縊孔子坐旁王君士琇者揚州學生員。書大行皇帝黃紙牌供堂上偕其弟某衣青衿對縊。死。王巖曰子昔與韓君客汪氏子不飲每見君酣醉時。

頽然自適後乃盡室死義異哉老嫗護幼子不死天也嗚呼顏平原書映天壤豈不以人重哉彼區區翰墨擅名者視之何如也老嫗董其氏今八十免難後時時夢君衣冠偉肅肅冠帔端嚴皆若神人蓋精爽不滅云

通篇簡潔有法

懸圃

清之劉公傳

一篇提綱處

劉公永沁字清之揚州寶應人也幼尚氣節慕東漢諸君子之為人以名教是非為己任嚴別氣類善善惡惡務窮盡情偽乃已公兄靜之諱永澄以進士官兵部主事為一時正人名節之倡所交皆海內名賢公以諸生頡頏其間是時無錫顧端文高忠憲倡學東林靜之起江北相應和分別邪正士多附之後遂立門戶小人競權勢為敵讎而朋黨之禍起初御史崔呈秀按淮揚貪殘人苦之會忠憲以都御史入京

收拾周

慶法

過寶應公力言其毒忠憲入臺首劾御史欲論如法
 引寶應士人言以為據御史惶懼夜投忠賢為假子
 使忠憲不得執法於是其黨日夜謀殺正人逮捕拷
 掠忠憲死於池水是時兄靜之已先卒公幾中危禍
 會奄黨伏誅乃罷公生平志於濟物縣有災患輒任
 為已憂先幾圖捍禦河決建義隄橫流泛濫六州縣
 當其衝幾沉有司漠然公曰生民盡矣急馳書京師
 相知言狀乃上疏得請如公議隄成水患息六州縣
 生靈獲全公之力也公幼穎敏能文蚤入縣學有名

又提綱方敘

又提綱

結法鄭重

食餼應鄉試者十一不中以選貢舉公既尼於科目
 所學未一施行知命不副才又天下漸不可為思退
 處終老嘗一就選到京師會朝廷行薦舉侍郎劉公
 給事中徐公特疏薦公是時天下已多事上以在位
 多庸劣不肖破格用人求賢若渴欲得奇才安天下
 而舉朝堅守科目資格不可動卒虛文塞詔用人一
 仍故事才終不獲用公曰此豈吾展布地乎賦詩而
 歸於是絕口仕宦矣後數年遂以亾天下公雖家居
 繫人土重望士大夫品行臧否視公一言而定遇善

甲前

嚴別氣類意

又提綱
進二層
敘

孟敬

步收

又借重
都憲

類蒙詬飢不及殮亟救之意所斥或多方求解雖千金為壽可片語寬政不得也公少厲名節晚乃志於求道初從靜之公交正人君子與端文忠憲輩講論理學既又與無錫馬文忠山陰劉都憲諸公游皆有志於求道既歸老扃戶一室中有以自娛少以文章自喜老亦脫落華采畱心儒先語錄後乃專志性理一書作八觀詩曰觀天觀地觀人觀物觀道觀變觀已要歸反觀都憲序之曰命意大畧得康節晦菴遺旨又著孝經餘註多前人未發期於力敦實蹈以淑

人心維世教云

王巖曰昔予先君子與清之先生游嘗率予見先生望其丰采如孤松勁栢凜然於百草萎死歲寒之餘也先生見予制藝亦以國士稱之夫以先生才氣得行其志則進君子退小人陽長陰消之泰貽天下太平之福者不知幾何年矣而區區以一言擊小人幾罹黨禍嗚呼鈞黨之禍移於國家天下之亂可勝道哉先生子純學以行述示予乃刪次其語而歸之質此傳以劉公昆弟皆東林正人故著意形容

懸圖

玄成夏公傳

夏公名應芳、字玄成、先世滁州人、明初八世祖機、以武功起家、累戰功、授錦衣衛使、加都督、尋奪爵、復以功進武畧將軍、子孫家焉、遂爲江都人、公中萬曆戊子鄉試、幼穎敏、五歲能誦古詩、六歲嘗墮井、不溺、人奇之、長豪俠、喜結客、四方游俠多歸之、燕趙屠狗擊劍之士、齊魯文學之彥、鬪雞走犬六博蹋鞠之徒、楚粵閩蜀奇材之客、陰符黃白方技之流、莫不集其門、暇則置酒高會、倩女妖姬、擊毬弄丸、鳴琴躡屣、連鑣

錯騎歌呼酣笑以爲常。以是名聞於時。京師諸公貴人皆慕說其人。諸御史按察府縣長貳出京。大老必言公入京必問公無恙。諸南北宦游道廣陵。冠蓋相錯。爭結交。恨相見晚也。公嘗以會試道山東。止逆旅。有一客貂裘大帽。面紫色。美髯。舉手向公曰。觀公狀貌異人也。問其姓字。曰。聞公名久矣。吾具酒食享公。公毋棄視其人。魁梧倜儻。公曰。諾。客出萬錢命主人治具。問其姓字。客笑曰。吾慕公。故杯酒敘慇懃耳。何用知吾姓名。圖報施乎。辭氣慷慨。鬚髯俱動。黎明不

猶寫好

別而去。公前進。所過不索一錢。主人曰。客先爲公留錢矣。問其姓字。曰。不知。詢其狀。卽向者髯客也。所過皆然。直達京師。然終不知其故也。浙人沈氏以敝笥寄公家。曰。藏書。越十餘年。不取。問浙人曰。死矣。公卽攜其笥游浙。訪其子而歸之。封識宛然。發之。書所覆皆白金計五百餘兩。其子初不知父之寄此也。方貧無食。於是感激終身。稱公爲長者。云。里有不孝子。號李打虎。性凶暴。虐其母。鄉人莫敢誰何。公使勇士縛之。因攜其母來。令母坐上坐。公亦坐。責之曰。汝不孝。

鄉黨欲其誅畏汝忍至今吾今爲里中誅惡扶之數
十其人叩頭流血謝罪曰小人不孝乃煩公教誨打
虎亦男子也不可復爲孝子乎長跪母前請罪母子
俱感泣公曰汝能改卽孝子矣命坐母側與食飲勸
勉遣去後遂爲孝子公以舉人會試屢不第闈中嘗
擬第一人或以卷焚而罷後時事日非朝廷黨事熾
挾奄人以爭勝而國亂公早見引決自辛酉壬戌絕
意仕進大臣懸京秩待不往史館以纂修徵不應惟
勉應府請一修揚州府志而已士大夫多高之以崇

續絕

頑癸酉卒於家公長眉豐準望之可畏卽之溫如也
王巖曰予幼時未及事立成先生然幸同里聞其人
未嘗不向慕也今與先生之孫九貢九敘遊復聞先
生生平先生當全盛之世可坐致通顯而先生以豪
俠特聞所交多奇材異術及後天下多事督撫將帥
以敗潰誅死纍纍也假使先生猶在豈不能如戰國
養士者一念不忘家國而結奇智勇畧如監門脫穎
之流哉予是以低徊太息也

傳老成壯潤結復淡宕有逸致

懸圃

...

...

...

...

...

...

...

...

曾孺人傳

曾孺人，兵馬司副指揮楊公九重妻，揚州江都人也。

大父銑，總督三邊，贈兵部尚書，謚襄敏。公父淳，襄愍

伏小論案

公當嘉靖時，慷慨任復河套，卒死。權臣手已事白得

贈廕，事具國史。孺人性莊重勤敏，寡言笑。初歸，兵馬

時兩世舅姑皆在，曲盡孝謹。姑性嚴，小不當意，輒形

於色，未怒詈也。孺人逡巡踧踖，無以自容，必解乃已。

姑有癩疾，孺人扶持，日夜在側，衣帶不解。久之，楊氏

世業鹽莢，門內食指百人。兵馬公好長夜飲，賓客盡

一儀
卷八

醉猶留不聽去。有投轄風孺人。日夜治具。不言勞。兵馬公早世。遺二孤。大者七歲。小者三歲。孺人寡居。獨持門戶。而先業自其父。豪宕不羈。好六博。擁妓女。鳴琴躡屣。歌謳自隨。萬金彙。幾盡。及孺人主世業。身親簿計。勾稽簡察。累萬緡人。比之巴寡婦。清云。自始歸。訖寡居。歷數十年。內外大小。皆有恩禮。無間言。後。蹇事日壞。而孺人之家。尋日削矣。又兩世舅姑。及兵馬之喪。相繼。兵馬有庶母二人。亦死。娶婦。婦多前死。孺人獨身任之。祭葬悉如禮。其辛勤能事如此。孺人年

好結

三十六而寡。砥節三十七年。年七十三而卒。六十時。兵備副使馬公鳴騷。采輿論上之。巡按御史特表其門。歲給廩米。終身。孺人於巖為外王母。吾母事先人四十年。備極清苦。讀書慕義節。巖隱居。不求聞達。奉吾母教也。

王巖曰。予且以窮老矣。念今世無知我者。外王母獨知之。常謂予子非今世人。故每之外家。於諸外孫中。待予獨厚。予既隱遯。無所為於世。獨憶外王母期望之遠。未嘗不媿發也。外王母承襄愍之遺烈。勤勞其

異香集 卷之一 三
家與襄愍之用於國何異使其生為男子得以竟襄
愍未竟之志嗚呼天下雖無患可也

大
可稱淡事濃敘 懸圃

陳烈婦傳

陳烈婦海氏徐州陳有量妻也烈婦美而貞而有量
三、字、一、篇、綱、領
愚懦不能謀生會徐飢攜婦之松江依其姪姪又他
去轉徙莫能歸畱滯常州逆旅酒家楊二窺烈婦美
心動念有量貧而孤且愚懦易啖以利乃謬與有量
交貫酒食因貸子錢頃之遂結兄弟呼烈婦為嫂得
時見乘間微言挑烈婦烈婦怒厲叱之二知不可犯
又子錢不能償與婦謀一舉兩得計而酒肆臨漕渠
時鳳陽漕艘兌運集水次漕卒日來肆中飲林顯瑞

者多賞喜淫。二與之昵。酒酣密告以烈婦狀。且畫策俾得窺見。烈婦顯瑞問計。二曰。彼夫婦思歸久矣。苦無舟楫。資給以附舟。還徐必喜。且貧劇。貸金莫能償。捐金聘為會計。可必得也。顯瑞大喜。立出白金三兩。為聘。二因給有量。有量聞得歸。且不費舟資。又獲金。果喜受金。償二子錢。立盡。旋告烈婦。烈婦詢夫。知顯瑞二友也。曰。二無良。所與必無良。不可宜追還之。有量獨幸得金。以償逋。而歸徐。他無所顧。不聽。而顯瑞已趣入舟。比入。再出白金。使有量之京口市。纜烈婦。

好

史漢佳處

天也

沮之曰。若主會計者。水手舵工。何人不可使。必若乎。不可有量不聽。而顯瑞使人操小舟。突至。趣有量去。烈婦遙望。有量舟憤恨。嗚咽悲哀。時漕艘將發。祭神祈福。方屠豕。篙工藍九廷捧盤血。誤蹶而傾。顯瑞怒搏之。及日晏。顯瑞備酒。殺使二婦陪烈婦飲。因出白金。烈婦前曰。林某奉娘子以為歡。烈婦大怒。厲罵。麾其金。而顯瑞心動。且恃強力。夜穴艙板。以入。烈婦大呼。殺人。罵益厲。顯瑞氣奪。暫退。聞哀恨聲。使二婦覘之。縊死矣。惶急。匿尸米中。取白金十兩。遺九廷。密囑。

映前

快 快

曰有量在道可刺也。能為我圖之。仍厚報。九廷應曰。諾。以搏之。之恨懷。金告糧官。捕獲嚴訊。九廷出尸於第三倉米中。乃伏辜。顯瑞律斬。二為眾所擊。官復加嚴刑。死於獄。居人立烈婦祠。塑像以祀。時七十餘日矣。色如生。衣上下密縫。牢甚於有量舟。去時已辦一死矣。有量旋不之悔也。及祠成而守之。

王巖曰。二與顯瑞之為邪謀也。烈婦覺而沮之。可絕矣。而其夫不從。卒陷婦以死。悲夫。乃顯瑞既搏九廷。又以白金賂九廷。事賴以發。豈非淫惡之徒。天所速。

極以著烈婦之奇節哉。鄭子為霆。過常州烈婦祠。見往來者。凡負販樵牧童穉婦女。爭瞻禮。嘆息曰。擁塞不得前。為予道之。嗟乎。有以也夫。

古勁生動 懸圃

左烈婦傳

左烈婦溫氏宣府左自美妻也家滴水崖烈婦嫁自
美一年而自美病烈婦夜焚香籲天求以身代已而
自美死烈婦卽自縊於室且死矣家人驚救乃甦時
自美父母已喪大父母尚存而烈婦有娠大父母日
望其子男也然烈婦誓死其夫堅不欲生大父母涕
泣頻勸曰今生男則左氏獲嗣續孰與徒死也強之
糜時烈婦已絕水漿不得已勉啜之然首蓬面黑絕
頰櫛日夜長號不休死志未嘗少緩居旬有五日乃

生則女也越三日乘守視者少間卽縊死自美棺旁
王巖曰予遊河間遇宣府人問其地山水因具悉所
謂滴水崖者夫宣府在窮塞極北俗尚武健少中華
禮義之風而烈婦乃以節烈自見尤可嘉歎哉

質實無枝蔓 懸圃

孫氏婦女節烈十人傳

孫道升揚州江都縣學生員也繼妻藍氏其弟道乾
道新皆先卒道乾妻王氏子天麟之妻丁氏道新妻
古氏從弟子啓先之妻董氏前妻生長女嫁張靖次
曰四兒繼妻生女曰七兒皆嫁古氏次曰存孫女曰
吳皆未嫁揚州被兵時孫氏婦女人手刃繩自隨
單、敘城破吳先縊死死時年十七藍氏時五十四矣或曰
母老可無死弗聽引繩自縊繩斷墮地不死再縊不
死一卒至揮刀斷繩墮地不死兵卽去又縊乃死王

合敘

氏丁氏方就縊會卒至急走匿夜相持至舍後投汪

中死古氏亦年五十四守節卅年頭盡白墜井衆止

之弗聽遂死有女嫁吳氏生女曰睿時八歲適在外

家亦從墜并死董氏居僻室念卒且至以帶繫門樞

縊死存病足力疾移井旁墜井死董氏之媪有祖母

曰陳氏寄居孫與董氏同室及孫之婦女皆死陳氏

亦自縊死道升長女嫁張靖者再墜井不死得全節

自有傳次四兒與七兒嫁古氏者同縊於牀四兒死

七兒素壯不死強其姑以手扼其喉令氣絕乃死當

錯

合敘

是時有張廷鉉妻薛氏城破自縊死廷鉉之妹曰五

兒遇卒鞭撻使從之大呼曰殺即殺何鞭為遂被殺

死張氏婦女殆與孫同光天壤云

附傳

王巖曰子舅氏與道升從弟道立交子見之狷介君

子也其後諸婦女無老弱皆能死不辱豈素講禮義

之訓與何勇於就義若此其多也子又聞道立母潘

氏時八十有一齒盡落雙瞽臥牀聞兵入喃喃罵被

創死嗚呼此皆當時婦人女子耳而乃能如是

單敘合敘皆井井合古法不能增損隻字

懸圃

妙

有餘味

單敘合敘皆井井合古法不能增損隻字

懸圃

鄭節婦傳

鄭節婦汪氏。徽州歙人。鄭爲杓之妻。爲杓字攜龍。儀真縣學生。節婦生而端重。寡言笑。坐立無跛倚。父母異之。見其穎敏。延師授書。後學文。書法皆得其意。十七嫁爲杓。嫁十三年。杓卒。卒時母寡且老。節婦二十有九。子女二人。子九歲。女七歲。初杓病且死。母坐牀前。二子立於側。杓謂節婦曰。母老兒女幼。家壁立。奈何。因泣下。節婦亦泣曰。養老育孤。吾事也。且斷髮齋食矣。爲杓點首。嗚咽而瞑。節婦毀甚。絕水漿。姑數勸。

委曲如書

親戚更迭勸曰姑在子女幼也三日始食一粥及姑
殯棺槨絞衾無措乃盡嫁時衣被質賣以舉喪自是
家益落母子三人形影相弔也乃日夜事女紅以給
食子曰叫自幼句讀及長受毛詩戴記左國學文辭
書法皆從節婦口授筆授至能舉業及叫入儀真縣
學為里塾師節婦始有束脩之養自未及為師無束
脩之養非節婦十指鍼綫弗給也又教其女知書習
字為叫娶婦為女許聘焉

王巖日記有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聖人

非本旨
卻妙

為失怙之子欲其克自樹立不能則人棄之故其言
如此恤之至責之至也叫今以文行著鄉里所交多
知名士或父行母子相成光重於斯世矣始予與為
杓叔父元弼交元弼子為桓暨為杓自幼予與往來
及叫三世矣而叫又以一日之長事予故鄭氏行事
惟予得其詳

簡古懸圃

論

杜預論

杜預號爲博極羣書而尤詳核於左氏然其論喪禮何舛誤之甚也。晉后楊氏殂陳遼謂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心喪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宴樂已蚤此既葬應除也。太子宜卒哭除衰麻而諒闇三年甚矣。預之言非也。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除喪其

折得倒

惟弗言夫諒闇者居喪之名也諒闇以居喪則三年之內一于靜默哀思既諒闇三年矣則服以三年何速除之有而云既葬應除何也且三年除喪而尚弗言則三年之內可知而謂既葬卒哭除服有是禮乎夫所謂心喪何也此謂欲終喪者或禮有不得或分有不可不得已而除則心喪三年耳事師心喪三年此禮有不得也父在為母齊衰期而心喪三年此分有不可也非三年之喪既葬卒哭則除而可以心喪終制也無逸周公曰高宗亮陰二年不言既曰亮陰

文法變

三年則是高宗服喪三年不言國事之明文何以知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也春秋傳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主宴樂已蚤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是叔向明言除喪宴樂失二禮矣何以知叔向不譏除喪也預癸嗜左傳者而於除喪之譏尤頗謬於左氏則又曲為說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而既葬而除故為不遂不知既葬卒哭相去幾何所謂同浴而譏裸裎也又何以知叔向之言以卒哭為遂也且預之言亦自相乖異矣既曰除喪當在卒哭而

既葬而除爲不遂矣。及論太子。又曰天子諸侯。既葬除服。何也。既曰譏其不遂矣。而又曰叔向不譏除喪。何也。當卒哭而除者。既葬而除。則譏其不遂。若當終制而服者。乃卒哭而除。反不可譏其不遂乎。况太子何與國事。而可速除乎。太子撫軍監國。此一時變事也。奈何以一時之變。槩平居之常乎。今考之於書。質之於禮。參之以左傳。則謂太子卒哭而除。可乎其可。議者惟齊衰三年之喪。父在則期耳。當定議曰。太子齊衰期而除。心喪三年。則合於禮矣。若今時之制。則

傳此轉
方今後
人無遺
議

父在亦斬衰三年。又無復心喪矣。嗟呼。喪禮廢久矣。有天性篤厚之主。感激復古。而爲臣下所格。如晉武沮於裴秀。傳玄及議太子之禮。又詘于杜預。古制之不復。可歎也夫。

千古特識漢唐諸儒能見及此。三代禮樂可興。○
層層辨駁無一字不典核精當。議論之文若此。南豐而後殆不多見。懸圃



正統無嗣支子為後論

通篇只

駁正此

二說

儀禮喪服祭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蓋為所後者斬
 衰三年所生者降不杖期而不得祭自漢以來正統
 無嗣旁支入繼為後者其於所生父母建議追隆廷
 臣立說紛紛聚訟以尊崇迎合人主者既干亂統紀
 而據禮守正者又多矯枉過激其說有不可行人主
 悅乎合已者又惡乎矯激者遂偏任邪說曲徇私親
 至極重難返也不知名實之際原有自然不可易者
 無俟紛紛也其實為人後矣則重為後之義其實為

名實

字義

所○生○矣○則○存○爲○生○之○名○名○與○實○並○行○不○悖○此○天○地○之○
大○義○古○今○之○至○情○也○言○尊○崇○者○曰○母○以○子○貴○子○不○先○
父○食○於○是○本○生○父○母○有○稱○皇○考○立○寢○廟○則○漢○宣○之○於○
悼○考○後○世○非○之○稱○共○皇○立○廟○京○師○稱○帝○太○后○則○哀○帝○
之○於○定○陶○師○丹○爭○之○或○曰○爲○後○者○豫○育○宮○中○立○爲○皇○
嗣○猶○有○父○子○之○道○也○是○繼○嗣○也○故○所○生○降○服○而○不○顧○
私○親○宜○也○若○先○君○旣○沒○未○嘗○立○嗣○而○迎○自○藩○邸○立○爲○
天○子○是○繼○統○也○非○繼○嗣○也○夫○所○謂○繼○統○何○也○古○者○大○
宗○上○以○繼○祖○下○以○合○族○不○可○以○絕○故○大○宗○無○子○以○支

駁正繼
嗣繼統
之非二

子○爲○之○繼○爲○之○繼○所○以○上○續○本○祖○下○收○族○人○况○天○子○
者○天○地○山○川○宗○廟○百○神○之○祀○之○主○同○族○百○世○所○依○仰○
根○幹○相○承○一○枝○旁○續○不○可○絕○也○不○可○二○也○則○夫○入○繼○
天○子○者○乃○是○以○一○枝○移○接○根○幹○而○不○可○以○二○苟○偏○隆○
私○親○稱○以○皇○考○立○廟○京○師○乃○旁○支○子○亂○根○幹○以○小○宗○
變○革○大○宗○而○大○宗○竟○絕○矣○大○宗○絕○則○繼○祖○收○族○之○道○
亂○矣○何○取○乎○繼○統○也○然○則○育○於○宮○迎○於○藩○其○繼○一○也○
謂○育○於○宮○爲○後○迎○於○藩○非○後○可○乎○漢○宣○之○稱○皇○立○廟○
所○以○見○譏○後○世○也○且○光○武○於○久○絕○之○統○崛起○紹○業○不

證據確

提案

獨非育於宮。並非迎立繼嗣之比。而光武特重正統。次以昭穆。則後元帝而春陵節侯。至南頓考。則祀章陵。身不敢祭。後世未嘗議其寡恩也。或曰為人後者。必所後無子。有子無孫。則不可。又曰。出為人後。必本生者多子。如一子。則不可。此又不然。光武後元帝。則元帝有子成帝矣。孝哀後成帝。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則定陶未嘗有二子矣。此皆後世於一體。過為別異。刻薄成風。謂諸父與父有異。而不知皆父也。兄弟之子。皆子也。為父兄弟。後猶之為父後也。知此。則不當

辨折

繳

案

歐陽至
今日始
獲公論

復厚私親矣。所謂其實為人後。不可易也。矯枉過激者。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稱所後為父母。而本生為伯叔父母。按禮為人後者。為本生降服。而不言改稱。若當稱伯叔。則禮亦言之。此歐陽脩濮園之議。據儀禮以為說也。夫名者。名其實也。其實為人後。不可復厚私親矣。其實為所生。獨可謂非所生乎。若稱伯叔父母者。仍民間俗尚。未嘗考究。妄行無據之事耳。不見經傳也。今欲改其名。則名與實乖。且推之。亦不達。蓋天子庶民不同。儻伯叔所生。則當有君臣之分。絕

天性之恩言尊崇者於是乎有辭矣曰臣親不可也。既不臣親則稱親。既稱親則尊親。既尊親則尊以帝。后既尊以帝后則立廟京師。于亂統紀無所不至矣。或曰既爲人後爲之子矣。又仍所生父母之稱得無兩統二父乎。曰兩統二父者。惟稱帝立廟于亂昭穆爲然。蓋既爲人後爲之子而復尊隆所生加以皇考之稱。甚至立廟京師則兩統二父也。若仍所生之名則別於所後何爲兩何爲二乎。漢宣始稱史皇孫悼考未有議之者是不改名也。其後稱皇立廟則皆以

繳

爲非矣。今欲改父母之稱其實卒不可改。反激而成非禮之大惡。所謂其實爲所生不可易也。嗚呼名實之際亦如其自然者而已矣。惟義獨重所後而不絕所生降其服不改其名稱之曰本生父母則統一於所後而尊無二上。其於所生生則極奉養之隆沒則極祭享之盛而稱皇考立廟京師終不敢議及於是言尊崇者知所後之正統不可以所生亂也。而所生之名在則子無爵父之義况立廟京師乎。或曰既存名矣周有追王之典後世臣子得追贈其親天子豈

崇

反不可曰追王者其子創有天下非受之正統之祖而不可亂大宗也。追贈者受命於君非人子敢自尊之也。後世議禮者本之以儀禮參之以史從光武遠繼大宗之典戒宣哀徇私之失采師丹歐陽修據經之議無貽後世之譏庶有所據依而名實皆當矣。濮園之議宋大儒未有定見至朱子猶守程氏之說及世宗議大禮甚則貶官戮人禍最烈矣早得此名實定案臣主相安父子無異豈不兩全其美乎真經術有用之文也。懸圃

記

劉氏祠堂記

河津劉氏遷江都數傳及梁嵩緝家譜遡自順德遷石樓再遷河津以其十一世祖致輕公為始祖紀其子姓世系之詳既冀鏐梁楨謂禮得祀四世祖考而南北徙家故其主自曾祖而上畱河津江都不備禮制闕焉無以展達孝誠乃率宗人斂貲鳩工為祠江都而又推河津之遷自石樓則立祠奉祀而以為始祖者致輕公也。因以義創為始祖祀江都者亦致輕

大結束

而立高曾王合其下爲四世。合食祠堂。厥祠畢工。厥堂踰丈。厥屋三楹。歆饗妥侑之儀。聿具屬白田布衣。王巖爲之記。伐石鏤詞。以昭創典。告來者。竊惟四世之祀。禮也。推十一世而爲始祖。何居天下。族姓分散。遼遠未及數世。已莫能知其所自。雖帝王之家。有四世以上。不可復考。至無以備七廟之數。典禮闕略。如宋之僅及僖順翼宣是也。劉氏遷移自晉。而追厥本源。自身而上。十二世紀名。五世紀名。紀字。且有爵紀。爵而遠。追遷晉所繇來。創爲始祖。舉祀新祠。反本復

始。始仁孝之思。盡心焉爾矣。豈不亦可風者哉。余惟既祀始祖。則不當不立宗子。以尊祖親親收族。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立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今天下風俗衰壞。有服未盡。而視爲塗人。或兄弟相殘。叔姪爲讐。皆繇無宗故也。有宗以統之。歲時祭饗。宗子主之。冠娶妻必告死必赴。如是則萃人心之渙。原風俗之同。厥繫匪

異者集 卷之一
細然則劉氏之追始復古以義創祀始祖是可以立宗之大機也。意豈不深遠矣哉。抑其志則美矣大矣。而于先王禮制猶有可議者。古者始祖之制三一爲諸侯庶子別於嫡子爲後者一爲庶姓之起家爲卿大夫別於不仕者一爲去國之國別於本國不來者。後世天下無世國世家而或未及爲卿大夫則二者無繇以議劉氏之遷江都正合於去國之國而別於本國者是固別子爲祖者矣。故緣禮議制則遷南實自林山始於世次爲冀鏐兄弟之祖則別子爲祖也。

致輕公遠矣。非有似殷之玄王桓撥周之思文配天不可祧者之比。且致輕既祀河津初未嘗有宗子而數世之後嫡子若孫無傳者又未嘗用支子爲後合族尊祖之法。今以爲江都始祖則有始祖無大宗不足以收族親親而尊祖。故以始遷爲祖斷自林山爲是。雖然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既祖致輕矣可遽祧乎。子謂林山以下今未四世也則祖致輕公而高曾以下四世合食可也。自茲以往既及四世而林山以下高曾祖考備則以林山爲始祖百世不祧而

以世嫡爲後是爲大宗世世宗之而爲之服大宗立而庶子者自以其嫡子爲後爲小宗則五宗可復今天下之族可復古者劉氏其首倡矣乎仁人孝子有承先啓後之恩其尚有采余言乎謹記而鑱諸石以俟其後人

文可羽經翼傳 懸圃

墓誌銘行狀

雷處士伯籲墓誌銘

起數行 已盡處 士爲人 後特申 明之年

處士負才任氣有志當世讀書無日夜不休爲文章博辨質實根柢經術出入羣史自名一家初善舉子業與同里諸子結社皆一時傑出制義稱雄號直社

刊板行世既慨然念天下古文響絕久與友人王巖廢退隱處日夕淬勵切磨著書明道窮討六經周禮諸史綱鑑百氏之說究質古今治亂成敗得失興亡君子小人消長盛衰之故涵淳沉浸貫穿縱橫咀茹

頓挫

英華其見于文。繇韓柳歐曾。上遡馬班馬。左國達於。經間參公穀。考工之辭。每一構思。鉢心劇目。篇成琢削。頓挫改經。四三或既。鋟梓毀板。更易嗚呼。處士於斯道。可謂慘淡經營者矣。其必傳後無疑也。著艾陵文集二十卷。詩二卷。處士諱士俊。字伯籲。陝西西安涇陽人。遷揚州。幼入揚州府學。試高等。督學嘗擢第一。補廩。屢應鄉舉。不中。崇禎末。天下亂。遂棄廩。貢隱處。不仕。初。處士有志用世。自謂功業立就。每抵掌雄談。旁若無人。俯仰上下。自擬古人。其揣摩經畫。若可

刑劓刻
至

卽見施措。既自廢無所用。鬱鬱不得志。以老家故。饒訾已日。益貧窘。多窮愁悲憤。負氣剛簡。高已忤物。語言氣象。多與人異。世益以不合。晚乃欲棄異。爲同人。猶畏憚。貌敬情疎。抑鬱久之。得疾。疾時貧無屋。僦居樊汶村鎮。遂卒。時康熙戊申十二月四日。得年五十。有人曾祖諱邦成。祖諱汪。父諱起鯉。國子監生。樸直。公正。重宗黨。元配趙氏。繼配韓氏。皆有婦德。具處士。自爲權厝誌。再繼。今劉氏子男四。毅。泰。麟。多多。天女二。一嫁韓振宗。一許聘任繼華。孫男一。莘。女三。皆幼。

處士既負才不試遇事慷慨踔厲風發為人排難直
前無回袁公繼咸爲揚州兵備馬中英者後母訟不
孝欲置之法實則後母及二弟謀盡吞其產處士憐
其寃上書袁公庭謁爭力爭公怒曰汝諸生來說情
面欲免人罪乎處士抗辯不撓公悚然破械再訊竟
釋之卒之明年十二月五日孤毅等卜葬江都艾陵
湖墅之東原趙孺人韓孺人皆耐毅等再拜涕泣請
銘嗚呼巖忍不銘銘曰
聖遠遺言久湮淪盲史腐史風流泯書詩榛莽汨雅

馴剽賊吞剝何紛紛滑稽纖巧迷漢秦斯文絕塞白
日昏比偶單行仍時文艾陵特起闢蒙屯驅放詖淫
除霾雲用厲承學視貞砥

首尾堅古朴茂當於昌黎誌銘中求之艾陵先生
真不死矣懸圃

吳孺人墓誌銘

墓有銘。非古也。自墓有銘。而後世卿大夫士庶多銘焉。若以爲例。然者。然必其有可銘者也。婦女之墓。有銘。非古也。自婦女之墓。有銘。而後世婦女多銘焉。若以爲例。然者。然必其有可銘者也。余少學爲銘。天下卿大夫士庶之墓。間見於余。文。婦女之墓。間見於余。文。然。求銘。而非其人。弗許也。銘之。而不以實。弗敢也。吾於婦女。尤謹焉。必有徵也。朱母。吳孺人者。其亦可銘矣哉。吾徵於其子。秉彝。徵於其從外孫。孫持修。徵

總提

於其鄉之人秉彝之行述曰。母歛西溪南吳氏女。歸先人候選光祿寺署丞諱一緯。十七而嫁。才七年。二十四而先人歿。幼艾矢節。歷壯及老。四十五年而終。家嘗中落。艱苦備嘗。守貞以沒世。秉彝之言如此。則其義節可知矣。持修之言曰。外王母家。訾盈盛時。躬親汲飭。晨夕力勤。既家中衰。甘貧任勞。教子暨孫。俾成立。子孫婚嫁。獨力經營。後家日裕。勤如故。既老。婦弱多疾。仍親家政。持修之言如此。則其劬勞可知矣。鄉人之言曰。孺人處姻族和讓。尊卑咸有恩禮。光祿

腰束

卽世。無子。矢節。乃以兄子嗣。卽秉彝生甫三日。母子相依爲命。秉彝廣交游。與士大夫往來。輒喜。俱具立辦。而秉彝自幼孝養。終孺人之世。鄉人之言如此。則其禮讓慈孝相成可知矣。此其可銘者也。孺人生萬曆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卒康熙戊申三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九。子男一。卽秉彝。幼事儒。兼商。孫男五。之琮。之瑄。之瑢。之琬。女一。適方願盛。曾孫男三。鎮。鏞。鉉。秉彝將以某年月日。葬孺人某山某原。介持修來請銘。初光祿少讀書。入國子學。既業。商會鹽政壞。

商困挺身入都伏闕上書力陳裕國蘇商策衆德之
候選時有大吏知遇委任遼鎮鹽糧勸加納身任國
課家政悉倚孺人此又可銘者予甚惡世之諛墓者
多誣匪實徒媿貞砥疑後世故斤斤許可于婦女尤
謹若孫孺人子銘之何疑銘曰
墓而諛媿之石在前永不怡徵於子戚同斯戚不
誣鄉人知惟孺人庶不疑我爲銘罔媿辭千億載光
不虧

章法整齊復自流動有姿態

懸圖

明經授中書科舍人贊五方君墓誌銘

徽州歙縣墅方公諱成可字贊五以明天啓癸亥閏
十月七日生以清康熙庚申八月十八日卒得年五
十有八其子願德願善願仁等葬公於某處某山之
原且葬哀號泣涕請銘於余以三子嘗北面余知公
爲審則銘公以傳千百世因余言而信公行事無疑
也且余嘗銘公之父武城公墓矣又銘公母洪孺人
合葬矣天下讀而慕之則今銘公莫宜余也乃采公
之子所自爲行述而銘之其他行事在公傳故予不

具論云銘曰

富貴壽考。人生之常。厥惟德義。邦家之光。維公孝友。雍穆一堂。推及宗黨。罔弗周詳。恩肥有衆。可格穹蒼。白骨肉之俾免。死喪幼事。書詩黼黻。文章乃公。伏闕上告。民殃因授。世業治。離爲商。公兼事儒。離政無妨。儀真三橋。險若海江。昏夜過者。多罹死亾。公置燈火。如行康莊。兵燹所加。徧野死傷。青燐白骨。無計以藏。公爲瘞埋。計畫盡減。甲寅變起。師往正邦。所俘千百。載之舟航。將驅以北。何分賤良。公費多金。贖以還鄉。

公交賢士。名聞益彰。處物無忤。性則剛方。面折人過。不畏豪強。疾革彌留。箕尾將翔。軫念窮人。貸莫能償。積萬金券。焚於臥旁。公賑饑窘。離使不忘。入告受錫。命服輝煌。助餉加級。寵錫明光。更千萬世。如睹珪璋。茲山之原。封樹悠長。環五十步。樵牧莫戕。

銘古可誦

懸圃

孫公祐吉墓誌銘

孫公祐吉既卒之明年春二月日其子肇修等葬公
江寧牛首大定坊之七塘凹以狀請銘嗚呼自天下
多故豪傑節烈之士芟刈無遺天下競走勢利蕩無
檢柙而行義自善者何少也豈遂無其人哉雖兵革
擾教化廢禮樂壞父子兄弟之倫攸斃然世未嘗絕
也蓋必有天質醇懿以孝悌修於家而可風於鄉之
人然求之往往未易得君子所以悲世運也今吾孫
公其殆庶幾歟公父病搏顙顙天求身代父卒致毀

骨立喪祭如禮先世祠宇燬于兵祀幾廢同族交誘公獨力勞費頽者治廢者舉有從兄二人伯以貲託公死無子公養嫂終身無何仲又死孤幼隨母嫁公以伯之貲并子錢爲孤謀歸宗給其婚贍同族利其貲遂構難公盡捐予之更爲孤謀又有兄以揚州城陷死公買地營葬養其嫂又置田宅以贍族人遠近皆推其孝友其處鄉有爭財構釁者陰代出銀解其事不使其知其教子每戒曰讀書當有實用舉業之學非學也言忠孝則勉勵切至遺言曰治吾喪勿用浮

屠公休寧人徙江都祖承詔父士龍母徐氏配朱氏生子肇修揚州學附生有善行敬修聿修持修燕修冀修俱善側室陳氏生廣修嗣修尚幼女適某官汪某卒一適附生汪某一郝某一幼公少治舉業長兼鹽筴以例入國子監年五十有三以順治某年月日卒嗚呼公之孝友篤行當兵革多故之時克修於家而世莫繇聞惟其競尚勢利蔑棄倫禮也公且卒肇修等待遺命護持吾母餘年泣下而瞑其死不忘親如此公諱喜慶祐吉其字也銘曰

世治與賢。孝弟力田。丕則家修。戶庭藹然。人紀所繫。匹夫有焉。我銘貞石。更千萬年。

質而不俚。懸圃

方孝子墓誌銘

歛。睽。墅。孝子方公諱立禮。字武城。曾祖元泰。祖韶。父伊。伊娶汪氏。側室魏氏。繼娶汪氏。孝子魏出也。八歲。魏卒。致毀如禮。比讀書。淚漬紙上。繼母汪有二子曰。立化。立乾。愛之惡。孝子汪性嚴酷。每怒輒大杖。孝子受杖。婉轉承順。惟謹。一日舉甕提孝子。傷幾絕。及蘓。無變容。十八。父卒。汪益逞。逐孝子。孝子時時候門外。因兄弟問母起居。奉甘脆。以為常。或欲入。不敢低首。淚暗下。鄉里皆哀憐之。汪疾。則憂懼不食。日夜奔走。

戶外已乃少安。或偕家人飲，使人奉珍膳，使反云有
愠色，輒罷酒，悚惕竟夜，廢寢思慰，解時孝子五十矣。
自幼至老，事汪如童時，先意順適，惟恐不獲其歡。妻
洪氏，孝謹如孝子。其未逐于外也，日受鞭撻，無違色。
不使孝子知。既汪以孝子純誠，卒感悟，謂洪曰：汝壽
當過我，必享厚福，蓋感其毒楚，備嘗無幾，微不平故
也。後汪攜立化，立乾家揚州。會揚州城破，汪及立乾
俱死。城未破時，孝子力請避去，不聽。跽泣固請，不聽。
汪死，孝子哀毀骨立，于兄弟恩義備至。立化蚤死，及

立乾死，子女婚嫁喪葬，皆已任。嫂從子婦，寡無依，養
之終身。孝子年六十五，卒于秦州。其事始終，不自言
也。子男五，時可、獻可、成可、修可、明可，儀真縣學增廣
生。女一，適程某。孫男九，女八，皆幼。諸孤奉孝子喪歸
里，以順治某年月日，葬于某山某原。先期介余門人
孫肇脩持脩，以南昌陳允衡狀來請銘。按狀，孝子為
善若嗜欲，不顧己私，嘗伏闕請蕪商困，及助友喪，瘞
積骸，周窮匱，而漕渠有巨椿，積石歲壞，船無算，捐不
訾費，除之尤藉藉人口。今不具論，獨著其天經地義。

之○大○者○乃○采○鄉○人○之○言○而○為○之○銘○銘○曰○
有○鬱○斯○墳○孝○子○之○兆○有○來○斯○瞻○慨○然○則○儆○有○考○斯○文○
萬○世○式○告○

謹嚴蒼老有關世教 懸圃

許君繼先行狀

清康熙丙辰二月十八日歛許君繼先卒其孤松齡
等卜是年十一月十七日扶君權厝於儀真某山某
原俟卜日以葬述君生平善行請于白田布衣王巖
為之狀余未及與君游素知君又君從弟承家面言
君又君從弟承宣官京師孤以其壽君序示余采擇
且松齡兄弟力學待舉則狀君以待銘隨之文史館推封
之草皆于余言徵信焉不獲辭按述君諱承遠字繼
先歛人移揚州又居儀真國子監生平生嘗讀書閱

全篇提綱

鑑知古今大略其事親孝處家庭宗族鄉黨有恩禮好善喜施子十歲母蚤卒哀慟幾殞幼事儒業父以家產中衰命兼爲賈乃從父經商于四方每有壽畫多佐父未逮父嘗在江寧君以離事居江北不得親定省而服食藥餌供給一切必手自措辦遣使必拜跪送之異母諸妹嫁奩物踰于已女君同父惟妹而于同祖兄弟恩如同父挾警服賈江淮間同心數十年無間族之貧者周之能者任以事其厚於家庭宗族者如此其處鄉黨有逋負貧弗能償者焚其券有

笑獨無依者厚給之平生交游嘗爲謀畫有一友未婚爲之謀娶又部署其家歲饋金不愆其有俾鄉人如此至於廣爲利濟常橋於險以便往來舟楫於湖以利涉者濬龍門橋水以益文風多費金錢不計也君生萬曆丙辰十一月五日歷年至康熙丙辰六十有一祖諱邦彥揚州學生員入監博學著中庸解父諱明良娶吳氏男子子三長卽松齡儀真學廩生次彭齡武學生員吳出次永齡尚幼庶出女子子三長適武學生員程國標次適生員吳之騮次適吳階玉

提綱

孫二人君既慕義尤敬神明嘗修孔子廟東角傾處又修梓潼帝君墩又建城隍廟坊又修地藏古剎造萬佛樓其他神祠佛舍類此者甚多費皆甚鉅也按松齡所述又如此君殆有近于樂善不倦者歟君熟習故事善談論不善飲酒喜與客飲至酒酣談胸中稗官野乘多貫穿客舉一事以問娓娓言之甚悉四座盡傾及平生所歷山川國邑諳俗人情被服食飲娛翫之物一一悉數爲人愛人長者而亦有神佑嘗遇鄰家失火勢炎炎且延燒衆家君曰吾家災猶是

提綱

一家延及貧人數十戶其何以堪去君家百步有真武廟廢君急整衣拜曰乞神靈救一方民願更新廟祀火遽熄鄰人家家踴躍歡呼蓋其得神之祐故感應之速也君疾革且卒指曆曰吾以是日逝又曰男子不死婦人手命移正寢其子以參進君曰死命也參何爲遂瞑蓋君子與弟詳言者如此余言可無媿辭矣承宣今翰林庶吉士承家今鄉舉天下稱力臣師六齊名者余同學久因與從兄承宗游故知君也今之爲狀者多誣少實微獨史法絕響亦繫人心風

續

俗焉君之子與弟以余言質而不誣有合於史余狀君亦求有合於史庶可信天下後世也云爾

刁斗森嚴程不識之兵

懸圃

先大父事畧

公諱思賢字霖佐號養浩先世西安府長安人移揚州以寶應學生中隆慶庚午鄉舉性潔廉寬仁愛人居鄉以孝友聞蒞官精敏多異政去而民歌思不衰萬曆己丑選授高州府推官高州壤接嶺海浮食流民相聚游蕩公曰此敗羣羊也痛斷絕之惡少歲命作奸相隨椎剽掘冢知府以下莫誰何公威德兼行皆解散為良民諸貪吏奸胥豪右悍族率相戒曰無犯王公俗故多淫往往相爭殺公申禮義寘于汰者

權貴雖請乞百端。終不聽。風俗為變。公每見州縣屬吏。必問民所疾苦。曰善撫之。巡按御史委行部會某知縣。以征糧用刑急。公至上堂。正色讓之。曰不聞繭絲保障語乎。知縣踧踖謝不敏。馬嘗慮囚。有一人坐大辟。淹繫三十年。公察其冤。立白大吏為平反。又橋于險。以濟涉者。民號王公橋。云凡聽斷。遇事立剖。案無留牘。民有訴。數更他吏。弗決。皆懇上官求送斷。一言平之。退無後言。化州知州陸公觀德。以入覲。行州數千人。走分守道。求公攝州事。且曰。小人等扶老挈

幼。以觀理刑之人也。守道王公儼請于諸大吏。僉曰。可。既攝化州。已再攝。已又攝。茂名縣公務為實政。無鉅細。不以攝。故假借。州多竊盜。民不安寢。遂得則牽連無辜。桁楊桎梏相屬。公按首惡。以法株連。盡釋之。盜賊獄訟衰止。孔子廟以海颶大發。墻壁傾頽。堂廡壞。公請發倉粟修葺。時親省視。工成。進諸生課之。于是化士大興于學。又為民疏理僭造之役。素苦煩費。者民費大省。而故額克足。歲大饑。捐俸賑粥。勸富人輸助。城內外四郊。多置灶。時便衣獨步出州廨。見往

來歡粥者。語某灶粥厚薄。及司吏奸邪狀。潛得之間。走灶所視。或自持器歡飲。人無敢不盡力。當是時。民活者數十萬。其後知州來解州事。歸州人空城。走送擁衛于津亭。車不得前。溫撫至。再乃已。蓋經再攝蒞州久。故恩德多且深也。及攝茂名。如故攝化州。茂名大治。民誦德如化州。總督都御史陳公大科。劉公某。巡按御史黃公正色。王公某。程公某等。先後交薦于朝。章數十上。乙未。考績奏。最行取御史。先是攝茂名時。有提學陳副使者。貪墨。使人諷饋銀三百兩。公生

平耻媚權貴。尤耻以賄得官。且無所得金。陳副使失望。時時欲巧詆以事。無纖毫可乘。試童子。既闔門出題。忽索研千餘。公立辨以進。會既註上上考。副使乃具揭。誣以見任官自立碑。左遷廣西按察司知事。高州人大譁。空府縣。奔大吏保留。弗得。愈益謹。幾大亂。溫諭數四。撫且泣。民亦泣。瀕行。衆相聚。閉城數日。會有上官夜出。易衣雜之。出平明。民覺之。遮道號泣。公亦泣。行三日。尚不及出境。比過鄰境。追從者尚千人。已而聚金構亭。府治觀山寺。顏曰洗心。謂公德政。

一洗人心也。樹碑其上，紀異績焉。公取道歸揚州，省親墓，視兄弟存諸故人，居數月之廣西，未幾卒。官公天性孝友，同父一兄兩弟，凡已資所入，一聽分去。當赴高州，以居屋三分之，及謫官歸，無屋，僦居姻家者久之，為吏數年，祿入盡用買田三百畝，分如初，不為子孫毫髮計。及卒，旅柩在廣西，不能歸葬，士大夫賻之，然後得扶喪歸里。卒後四十五年，有廣陵人李某至蜀，遇粵人于旅，遽問王公家，今何若？因言高州人思公至今不衰，嘆曰：良吏之後必大也。初，化人思公

甚形之詩歌數十篇，學士采輯，題曰：治化遺思。又建亭，再立碑，當去茂名。茂名又立碑，其在高州，有工畫者，每遇公輿從出，輒從輿上觀像，畫而祀焉。公自幼穎異，好學工詩文，之粵，有入嶺草，高州草，同年臨川湯若士讀入嶺草，絕嘆服，為之序，以為真盛唐也。巖去公遠矣，不及親見行事之詳，又家藏遺文，因鄰火延及，多散落，故序述闕畧，蓋吾伯父吾父平日所稱及高州府州縣碑記僅存者之所述，大畧如此。

樸茂可誦懸圃

先人行述

先人諱言綽字德音號曇礪先世西安府長安人高祖移揚州者諱鵠高祖妣吳氏曾祖諱蒸贈文林郎高州府推官曾祖妣吳氏贈孺人祖諱思賢中隆慶庚午鄉試仕文林郎高州府推官以潔廉仁政聞天下民立碑畫像歌思至今前祖妣李氏贈孺人祖妣卞氏封孺人生二子伯父言綸次先人也先人九歲而孤十歲失母持喪哀禮如成人先是高州公居官廉家貧先人幼孤寄居外家即委已于學欲自樹立

從某先生遊。某先生評文章甲乙不當。先人每暗乙某處。以自課。某先生見奇之。當是時。儒道衰。古學廢。士因陋就簡。率為浮悠剝削之詞。以希榮利。先人毅然以通經學古為事。而以程朱為宗。古文尤好。司馬子長蘓明允舉業。追歸震川。以是自治。即以是教人。既久。學者翕然師之。外家以我母歸。奩甚盛。母盡捐以給用。故先人得壹志于學。每試高等。食餼科試。嘗擢第一。督學倪公元珙深賞識。稱理悟一人。是時與伯父齊名。號二王。比老。學者稱二王先生。然六應鄉

絕似秦
漢策士

試不中。日益閉門讀書。窮古今治亂安危。君子小人進退消長。禮樂兵刑之務。期以有為。然終不見用于時。命也。崇禎初。流賊起陝西。蔓延天下。先人嘗畫策其畧曰。平賊之道。在得要領而制之。一曰設疑。一曰散黨。一曰用間。戰攻不與焉。賊之奸詭不測。必中有才智者為主謀。今宜用疏離之法。佯為彼叛。而我致之。或通以私書。或散布流言。謂其賣主伺間來降。使上下猜疑。內變必生。因可襲也。賊以烏合之眾。效死不解者。必有術以堅其心。故焚陵寢。屠藩封。迫以萬

無望赦之理。而致其死命也。今多使人散入賊營。或詐降從賊。暗與其下深交。密言朝廷德意。不治脅從。漸使生心。而又大布曉諭。招其來降。則瓦解雲散矣。即不然。賊之軍心已貳。擊之亦破矣。古之用間。不惜千金以養其人。今擇膽智之士。享以厚利。結以腹心。先意順適。無所不遂。其欲使誠心願為我死。然後能深入賊中。探其陰事。則我有以先制之。而賊窮窘無為。不攻自敗。蓋大畧如此。歲旱饑。先人曰。民饑且死。坐俟遠方米商。則價益騰。是索之枯魚之肆也。莫若

收盡上議

以下補綴遺事

府縣各借一二千金。官使人糴于豐熟之地。至則如其價以市。如此數四。則米價可平。官不費則民得食矣。欲上書府縣。知不能用。遂止。蓋材能不用。于時而遇事慷慨。見于論議。多此類也。無何疾作不起矣。痛哉。先人孝友敦睦。幼不逮事父母。念之必泣。事兄如父。至老和敬如一日。遇朋友誠實不欺。急人之難。甚已私。才敏學博。未嘗以是先人待人。無賢否。一以平坦。嘗曰。吾不信。今人不可古處也。下至僮奴。曲有息。平居不言人過。而仁厚著于鄉黨。及卒。識與不識。皆

流涕曰善人亡矣。先人方頤廣額，長身狀貌偉然，衣冠儼雅，意豁如也。望見丰度者，皆以為非常人，而竟卒矣。時崇禎壬午九月一日也。年五十有五。吾母兵馬司副指揮諱九重楊公女，子男三，長巖，廩生。次天佐，次天仁，俱附生。女子長適于瑾，次字汪毓祥，次適懷寧侯勲衛孫公承諒子居相孫六寬，哲穆恒恪慎。巖等以癸未十月一日奉先人柩，葬于揚州城北淮子河傅家橋之南原。謹銓次，徵惠立言君子。

是真門內文字

懸圃

先妣楊孺人行狀

先妣楊孺人家世鞏昌安定人。外祖之祖移家揚州。先大父高州公鄉舉時，生先人。外祖許聘孺人，皆幼穉。孺人性莊重端謹，寡言笑，讀書慕節義。賊李自成陷京，帝后死之，孺人日夜哭泣，曰：帝憂勤求治，非亡國君國亡，臣手可痛語。已，顧家人泣，已，又泣。久之，命巖兄弟曰：汝祖循吏，汝父積學累行，皆著道義名節。汝等讀書用世，今流賊之亂如此，天下事無可為。吾當與汝隱，舌耕養我終老。雖至饑寒，甘樂之，祿養非

難得

疊用不
聽
古法迴
瀾

我志也。巖等跪而受教，決志棲遯。及新教諭來，會巖病不能出，教諭聞巖將隱也，曰：吾出都聞王兄才，方倚為科目重，可聽隱乎？命輿從親至門，彊起，家人辭以疾，約以必見。孺人曰：汝不可不一見，見即告隱，退可也。居數日，巖乃至，學請告不聽，要迎督學，翼日同學數百人皆再申前請，告以母氏之命，不聽，強以科試，欲具舟供給，請巖往，申前請不聽。已巖卧疾，使天仁申告，然後許。當巖屢告不許，歸孺人慰勞，慤慤用堅其意。巖之迂闊，自廢皆孺人教也。孺人諱生蘭，外

祖兵馬司副指揮諱九重，外祖母曾氏，總督三邊贈兵部尚書謚襄愍公女孫襄愍公，即嘉靖時慷慨任復河套者也。孺人生十六年來歸，先是高州公居官廉，先人不問生產，家益貧，外祖家以貲雄，裝奩甚盛，孺人席豐厚，儉約特甚，嫁衣盈筥，終歲不發篋，振衣既悉，出質賣供先人，故先人一志於學，為名儒。外祖母使人省視，會飯案，惟一菜，羹憐之，饋銀數百兩，佐肉食，復盡出給先人。先人因交賢士大夫，贈遺宴會，惟所欲，家清苦，外家日致羹臠餅餌，則人人得食，每

聞外家人至。則人人喜。生平好讀書。手一編不釋。燈
火熒熒。夜深乃寢。見忠孝節烈。慨歎追慕。時為家人
稱說。年六十九卒。子男巖前廩生。天佐前附學生。天
仁附學生。孺人卒。天仁毀。失聰。久乃復。女長適于瑾。
早卒。一適汪毓祥。一適故懷寧侯弟孫公承諒。子居
相。孫男寬。哲。穆。後孺人四月天。恒恪慎。孫女二。尚
幼。巖等將扶孺人柩。合葬揚州城北淮子河先人之
墓。以術者言。權厝先人墓左。因銓次。以告立言君子。
通篇用提綱法。最得體。懸圃

異香集卷之二

八寶王 巖築夫 纂

同郡陸廷掄懸圃 選

門人孫祖庚幼白校

書

答李平子書

前者聞吾兄病甚。念欲書訊。無繇。黃君來。得接手書。
近作。因悉起居。并讀艾山佳什。承諭陳君言。夏詩選。
吾兄為索僕與伯顛之作。僕自廢退以來。聲影刊落。

聞外家人至。則人人喜。生平好讀書。手一編不釋。燈
火熒熒。夜深乃寢。見忠孝節烈。慨歎追慕。時為家人
稱說。年六十九卒。子男巖。前廩生。天佐。前附學生。天
仁。附學生。孺人卒。天仁毀。失聰。久乃復。女長。適于瑾。
早卒。一適汪毓祥。一適故懷寧侯弟孫公承諒。子居
相。孫男寬。哲。穆。穆。後孺人四月天。恒恪慎。孫女二。尚
幼。巖等將扶孺人柩。合葬揚州城北淮子河先人之
墓。以術者言。權厝先人墓左。因銓次。以告。立言君子。
通篇用提綱法。最得體。懸圃

異香集卷之二

八寶王 巖築夫 纂

同郡陸廷掄懸圃 選

門人孫祖庚幼白校

書

答李平子書

前者聞吾兄病甚。念欲書訊。無繇。黃君來。得接手書。
近作。因悉起居。并讀艾山佳什。承諭陳君言。夏詩選。
吾兄為索僕與伯顛之作。僕自廢退以來。聲影刊落。

古之君子不得志於時既無繇致主經國功德流天
壤又無繇發揮語言文字潤色治平光輝制作而徒
托肥遁以自藏則夫汲汲以高蹈自見亦或可以不
必也卽一嘯一咏聊自怡說於山嵐水澤閒亦不欲
輕以示人若一二同心相與唱酬則我負子戴之言
又無庸遽聞於世况所作者既非公孫曲學阿世之
辭豈無小雅憂時憫俗之論集而傳之則南山之詩
蟄龍之作小人皆得以媒蘖君子古人身隱則名不
可聞蓋爲是也易不云乎不鳴乎世不成乎名確乎

深
愈轉愈

其不可拔潛龍也僕自處如吾見艾山以爲何如
承諭與伯顓互作小傳今亦未可僕與伯顓同心之
言每爲流俗所譏今復爲此適足滋詬厲耳餘詳伯
顓書不更及

讀此書先生意氣學問識畧俱見懸圃

答張天民書

兄有此奇徵信奇徵也自古有感必應以手文載在
左史諸書者不一而足也但願益虔厥德應茲多福
苟徒爲名位利祿之兆而志於名位利祿則得志未
必非禍失志未必非福天道幽人道邇君子以人合
天故得福爲貴不然公侯卿相中有君子有小人不
足貴也一部綱鑑賢不肖不可勝數矣往往皆大福
人也兄知我不厭迂腐之談敢告

字字名言

懸圃

而學古生平文字未嘗一少示人蓋恐不及古人而世又無能知文者所謂泥沙之霾風霜之蝕也一二淺薄之徒弋浮名而昧本實懼形其醜也百端毀之其不擠排而為礎為薪者幾希矣雖傲然自足亦徒為自異於砒砒凡木世終不知也嚮者先生索觀過辱獎許若以巖果可與於斯文也者以巖之無似先生拭其積土而取之爨焦雖和氏之采玉師曠之選材何以異此嶧山之陽有桐焉人不知也伐而薪之且盡矣雖桐亦自安為薪也師氏過之曰琴瑟之選

感慨

也材而為器被之以絃鼓之乃能合軒轅氏之律呂大之降天神細之感游魚桐一也見之者異則其為桐亦異矣巖於先生無亦類是乎不宣

摹擬昌黎而無其痕

懸圃

答余生生書

承寄顧云美與魏水叔論蔡公傳書辨折嚴刻甚於
鈇鉞其確不可易處頗多閒有一二可商特言之然
乃明古作者之體非爲水叔辨也古者立傳示是非
褒貶其原本春秋而春秋之法在一句一字寓進退
褒譏故有名字爵位書不書之不同至傳則予奪筆
削在傳中題固未有成例也皆作者自爲之無定例
亦不必雷同也史記世家列傳如蕭相國陳丞相留
侯淮陰侯之類多矣或以官或以爵非有例也且以

賢則皆賢也不具詳而不殺也萬石君父子皆二千石時君爲號以寵之非有例也酈生陸賈合傳以游說同也而一稱生一名之非有例也魏其武安以讎怨合傳而賢姦殊矣故子長曰杯酒責望陷彼兩賢而傳名皆稱其封爵非有低昂軒輊之例也衛鞅之刻酷自取車裂而其傳用商君之尊號未見有例也歐陽五代史諸傳皆名之不以賢姦異其題也死節死事則特傳不皆以具官入題爲褒嘉也明古文大家推尊王文成歸太僕其作傳亦不皆全銜入題及

以官名榮之文成傳王文恪題曰太傅王文恪公傳惟但加銜賜諡而已不具官也太僕戴錦衣家傳皆是也蓋傳與綱目同者在文中進退褒貶不在題也題則必不能同於綱目書法矣惟作墓銘則多列其官於題然孔戡之賢而退之銘之其題不言尚書司勳員外郎而曰司勳尹師魯梅聖俞之賢而永叔銘之不稱官魏子傳曰進爵顧子曰始封曰爵加封曰進甚是也秦漢之拜爵賜爵今制不同甚是也但所謂爵者朱子中庸註曰公侯卿大夫也公侯則該伯

子男矣。卿大夫則該上中下士矣。古者大夫以上與燕饗皆賜爵。故因謂爵位爵祿有明階。勳不言爵亦未禁稱爵位也。且外吏守令來朝多賜宴。即亦賜爵之典之遺風也。李自成之未出關也。關以東多望風降附。皆有降表。彼小人無耻貪利爭先媚賊。不計其已僭稱帝與否也。此事直書之。不沒其實也。魏子傳曰。北向再拜。顧子曰。北向之拜。而曰再。不可言也。古者臣之於君。皆再拜。其禮後世皆然。唐宋以來人臣上書皆署曰再拜。會典之書有四拜之禮。大朝會有

五拜三叩頭之禮。至於城破身且死而再拜。似亦無不可也。若其書多端辨折。確不可易者。僕亦無以易也。不宣。

剖析兩家是非。悉有根據。出以和平。自可服人。

懸圃

與董文友書

日手烈婦祠記。正論確識。名教干城。承面諭當日事。得於傳聞之外者。別後卽取荒傳。更定數語。蓋當時傳聞已恨其夫。便柔不能果決。致陷其婦於死。然未究其本情何如也。故但於贊語論之。傳中頗從渾厚。旣悉其陷婦之情。則當據事直書。不獨明烈婦致死之繇。亦以見烈婦憤鬱甘死之情狀。恐世之好爲周旋者。謂恐傷烈婦之心。竊以爲不然。古者人臣不幸。以身殉國。亦各自盡其當然。至於亂君亾國。則死義。

此轉光
妙

之臣不能爲之諱。王蠋自言齊王不用吾諫，國破君
亾是也。使烈婦自言其夫之不肖，則不可。若作者直
書之，則似不必諱也。歸熙甫作宣烈婦碣，極言其夫
張樹風無人理，誠史法也。惟幸教之古者，婦嫁從夫，
則姓氏稱謂從夫，故謂之烈婦者，若以爲陳氏死烈
之婦云耳。惟女子未嫁而死，則從父之姓氏，婦則不
復屬於其父矣。荒傳不稱海而繫於陳，也可乎。讀大
集沈烈女誌銘一事，竊有疑古者女子旣嫁，未三月
廟見尚不稱婦，故已嫁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

於皇姑，歸葬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沈烈女實爲兩
姓之姓，重故顧氏曰此顧氏之鬼也，而請之葬，情也。
雖然於禮未爲得也。烈女才許聘耳，其實未嘗爲人
婦也。未嘗爲人婦而迎葬，則用之以旣爲人婦之禮，
名與實違，且異時其壻百年，合乎不合乎，不合則無
以爲顧氏之鬼，合則未嘗爲人之婦，而魂魄聚處得
無有未安乎。卽沈氏未知許否，若旣許而未葬，尚須
一言止之，或足下已有此說而止之，從不從，未可知。
誌中不及詳，是以竊有疑也。惟幸教之不宜。

也有德有學有年如其德與學與年先生是也平交者如其交如古曰吾子後世或曰吾兄之類是也門人後生如其門人後生古名之後世字之近世或曰賢或曰吾友若夫夫子之稱則尊隆之極非有相臨之分相懸絕之地必重加之春秋傳檀弓於位高道重者則曰夫子不則受業之先師也惟商君為惡屈於趙良之言則曰夫子果肯正言鞅之藥也凶暴之人懼於危禍之論則然耳未有君子之道施之平等之交道德磨切詩文攻錯肩行齒列之人者也至於

好斷制

應前

好

自稱不肖則又可議矣夫所謂不肖者謂無所肖似至屈之詞也語言文字之閒用以自謙則可遂以自稱則不可僕於人已稱謂不敢不謹此亦道義問學考古證今之一端故從無過情不及情之稱於平交曰足下自稱曰僕古之道也或以足下之呼傲而慢人此不學者之語也或惡蘇秦於燕王秦自解於王稱王曰足下范雎見秦王曰足下樂毅報燕王曰害足下之義戰國之臣皆然酈生說沛公曰足下誅無道秦是雖對國君與起事之霸主亦用之矣趙高使

緊束

閻樂數二世曰天下畔足下不學者以為輕之也君無道臣弑之豈在改稱謂而輕之乎故足下者重之之辭也僕以古道事足下願足下古道事僕不宣

媿媿平敘中自有餘味

懸圃

答費此度論喪禮書

喪禮廢久矣因敝習陋無能必求其是今承讀禮之際考論詳核具見好學精思且至性守禮舉動嚴謹也僕寡聞渺見安能稽討折衷用備採擇雖然竊嘗聞之矣來教以喪制稱謂條例見詢及三年未葬之服小祥受弔之禮子死立主之宜竊思此皆事勢之變不在喪制常禮之中故經傳不皆有明文也然條而析之有可推古制而以義起者有可即近制而推其意者有可通古制近制而推其意者其經傳有稽

總序
篇大旨

者自可引以斷也。如父歿繼母存而前母繼母之子何稱。雜記曰：喪稱哀子而書儀於父稱孤子，母稱哀子，俱歿稱孤哀子。今父歿前母之子稱孤哀子，繼母之子母雖在，然前母亦母也。蓋事統於父，則父為主。前母父之元配也，事之以母為父故也。且前母之子於繼母則服三年稱哀矣。繼母之子於前母亦稱哀。不亦宜乎。夫前母雖無三年之服而終身祭之以母未嘗異也。世俗以繼母存諱稱不孝子，甚則前母之子亦諱不稱哀，壞禮甚矣。夫禮父母喪俱稱哀子，有

歿者亦必有一存者不諱也。近制八母如嫡母生母慈母養母俱斬三年有歿者亦必有一存者不諱也。如父歿數日而祖歿何稱。夫其子嫡長也則承重矣。蓋數日而三年之喪二焉，非嫡長也則當喪而又遭期矣。今疑者書啓稱名耳。名者名其實也。為父喪用者稱孤子為祖喪用者稱承重孫禮也。祖歿數日而父歿則亦同於父歿數日而祖歿之禮也。如祖母歿數日父歿而祖存何稱。則以祖在而不稱承重。惟服杖期但苴杖削杖兩具兩殯所用禮也。其稱謂則孤

前
一東應

子杖期分用而已矣。之數者所謂推古制而以義起者也。如父歿嫡母存。庶子生母歿。何稱庶子生母之歿也。古制近制殊矣。古以嫡故而不得終喪。會典更定則嫡在而為其母斬三年。稱孤哀子無疑也。眾庶子齊衰杖期。則嫡子亦然矣。則稱謂亦如其服也。此所謂即近制而推其意者也。如為人後者。以本生父母之無子也。而歸宗。其子則所後者之孫也。所後者歿而無子。則為後之孫承重無疑矣。世俗之說。以為父先歿而後為祖承重。乃承父而代服重服。父在則

又東
前

又東
應前

疑當諱也。不知承重之說。非代父亦非必以歿而代也。宋孝宗崩。光宗尚在不執喪。而大臣奉寧宗執喪。朱子上疏謂陛下以世嫡承重。是父在而為祖承重也。况父之歸宗。不可以執喪。而子為之孫。不承重何為人後乎。此所謂通古制近制而推其意者也。來教未葬不改服。若過三年不改者。何服。夫不變服者。不變斬衰也。孝子不忍親之一日無所歸也。寢苦枕塊。過時不葬。其失已甚。服又其可改乎。且及其葬。則有遷柩朝祖。祖奠發引。窆窆題主。三虞卒哭。祔主小大

祥祭禫祭之儀皆斬衰哭奠而漸及練禫也未可遽云卽吉而用練禫也三年不改服其失在不葬不在服也今世俗過三年不葬期則徑去衰麻矣再期則徑除矣二十五月則徑云禫矣親在殯如故也及葬不可以吉服則又麻冠斬衰如初喪不經孰甚鄉黨有見問者僕則頗正其禮也來教小祥練衣矣遠方來弔則承弔何服夫過時不葬至於期則弔於殯所此時未變服不當練也若三月而葬至期則練矣以練受弔禮也雜記曰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

哭拜踊疏曰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此言旣葬而服未改故爲位哭踊不殺也將軍文子之喪旣除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庶幾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此其意可倣也來教父在子歿有孫立主否耐廟否古者殤子無子亦必立主矣題曰陽童其甫况有子者但父在則父爲主之其立主當旁行不書奉祀之人朱子曰尊不可施於卑其耐於死者之祖無異議也此皆有經傳可考者也來教麻冠衰衣喪除藏何所禮曰練至禫以時

又一束
應前

通變即吉矣。練時去首經負版辟領衰矣。大祥則易禫服矣。麻冠衰衣無復用時。喪事有進無退。有從重之輕。無從輕之重。不必藏也。禮曰：祭器敝埋之。祭服敝焚之。鬼神所用陰也。故埋生人所用陽也。故焚則喪服焚之可也。承虛懷見詢。敢不條答。僕少失學。老復寡聞。恐多舛誤。尚祈博稽折衷。必求至是不宣。

引經援史章法秩然。可以上追中壘。下掩南豐。懸圃

答問承重書

承詢祖母初殯。父卒。承重與否。禮長孫父卒。為祖母承重三年。此為父卒在祖母之前。而承重。古今通義。不待言也。若父卒於祖母之後。即未及三年。而既葬。卒哭練祔。則父既親執喪事。至於成事。以吉祭。易喪祭矣。無庸承重為也。不待言也。然自宗法既廢。獨承重之說。猶宗法之餼羊也。古者支子不祭。惟嫡長子孫得祀。考妣祖考妣。次子不得祭也。然則雖喪畢之後。歲時主祭。皆在承重之孫矣。今父卒在祖母初殯。

當承重與否禮無明文僕不得不以臆對祖母在殯才一月此後朝夕饋奠承弔拜賓及葬告遷柩告朝祖告遣告題主葬畢告三虞告卒哭小祥告練告祔大祥告祭告禫一切諸禮皆非次子所得主也則必長孫承重爲之不承重則無喪主矣記曰喪無無主也故父卒在祖母初殯定以長子承重爲是但古禮祖母承重之服齊衰則當以斬衰哭臨父殯而易齊衰哭臨祖母今既皆斬衰矣服無異獨杖有異耳故宜苴杖削杖兩殯所別用之夫父卒在祖母初殯承

重蓋從義起庶幾合於禮也古有父母在病不能執喪而長子執喪卽謂之承重者此亦可以例論或曰喪事卽遠有從重之輕無從輕之重今祖母之服期已成服矣改而承重是從輕而重也不知事出於變非常例可拘爲祖母喪主事大矣改輕而重似無害於義也而所全者多且使父卒而廢承重之禮於父有主喪而祖母無之卽父之靈亦殆有不安者矣僕素寡陋匆遽中未悉尚須裁定之

先生深於經術故議多鑿鑿

懸圃

答周盛際書三

確

卓論

古文一道自古作者難之今日作古文者忽徧天下自僕視之其自謂大得意人謂大好者非邪蹊外道則時文而已足下高見遠識下上古今進退謹嚴如鹿門之於八大家千百年無敢異議但以僕列于三百年八大家則足下之過取恐不稱此遂傳之後世有累高明何敢當也承云所定八家宋文憲王文成王道思唐襄文歸熙甫雷伯籲俱可無疑八家之內僕既不敢當惟羅文肅僕所不滿讀古文先視其命

評文最
確

意○立○言○而○後○論○工○拙○必○有○獨○創○之○意○自○古○未○經○人○發○
今○世○無○人○及○知○文○未○出○天○下○後○世○不○知○有○此○說○既○出○
天○下○後○世○不○可○無○此○說○故○言○與○立○德○立○功○並○三○不○朽○
圭○峰○之○文○才○短○而○窘○於○思○學○寡○而○拙○于○法○僕○不○能○
違○心○附○和○也○昔○武○進○孫○公○有○四○大○家○選○為○荆○川○遵○巖○
圭○峰○崆○峒○僕○與○伯○籲○同○閱○欲○去○圭○峰○崆○峒○而○進○陽○明○
震○川○有○定○論○矣○承○云○艾○千○子○無○歐○之○秀○有○類○乎○曾○尚○
讓○伯○籲○一○步○此○確○論○也○僕○謂○千○子○亦○不○及○曾○蓋○多○粗○
率○莽○蕩○之○氣○南○豐○則○加○深○醇○又○千○子○集○中○大○文○字○甚○

少○太○半○時○文○應○酬○之○序○皆○必○不○傳○者○伯○籲○事○責○在○後○
死○具○見○忠○於○亡○友○之○義○古○道○也○去○年○辱○手○札○論○墓○誌○
傳○文○之○體○韓○歐○於○諸○大○人○君○子○其○文○不○盡○如○來○教○所○
云○惟○婦○女○閨○閫○之○事○不○可○如○身○親○見○聞○極○力○詳○叙○或○
直○據○乞○言○敘○述○之○口○拙○集○熊○孺○人○誌○文○亦○其○體○也○故○
作○婦○人○文○當○簡○核○精○嚴○男○子○則○不○皆○然○介○甫○作○男○子○
誌○亦○多○借○人○口○述○則○其○人○善○行○在○疑○信○間○也○伯○籲○誌○
文○不○忍○不○盡○力○告○亡○友○地○下○希○樂○留○榻○本○十○餘○謀○寄○
請○教○不○宣○

上下古今字字精確 懸圃

與宗子發書二

前日遣伴視生。生知未行也。十八日。正可聚談。甚慰。目下小有所得。不可私為已有。必當公之同志。蓋莫如足下。故敬以^充贈。僕以故人之誼。權攝課讀。其生徒講經書。教舉業。雖非所屑。勢不得已。又二童子者。須倍書。教破承句。讀寫。做^日從事。夏楚以督之。始任其責。勞苦不堪。口不停催。眼不停視。心不停用。手不停。刺不得息也。既已不堪其困。又不可絲毫自惜。心血致誤厥事。以負厥託。甚苦之。既而思之。古君子

高識高論
閑之味然

一字不易
是古法

遭時不偶。不得已而鄙賤之事。於義苟無傷。不耻為之。顏子操瓢箪而樂。猶有瓢箪也。若使箪無食。瓢無飲。任道之身。既不必餓死。則或為人塾師。如周禮所謂比長。閭胥里宰。有教人責者。為之亦樂也。曾子曰。不舉火。歌出金石。若使再日不食。有請為塾師。如周禮所謂比長。閭胥里宰。有教人責者。為之亦樂也。孔子之委吏。乘田。日算升斗。日臨牛羊。亦猶是。然此聖賢之道。未敢以自處。吾黨實為高尚。則當為古之高士。梁伯鸞貧而賃舂。當其曰在前。杵在手。舂杵之勞。

米粟糠粃之粗。鄙苦可知也。使伯鸞以為苦。則無事。賃舂矣。夫舂。奴人役也。尚為之而樂。陶元亮貧而乞食。當其叩門拙辭。進退行止。不得自如。視五斗折腰。苦可知也。使元亮以為苦。則五斗不必去。無事乞食矣。天子之豪傑也。苦心志。勞筋骨。拂亂所為。而大任之降。不必舜之有天下。說膠諸人之為卿相也。立德立言。守先待後。其任何如烏知夫天意所在。非以鍛鍊吾心性。使動忍乎。因念古人對童子。未嘗不敬。僕日坐煩勞鄙瑣中。已能降心以盡厥職。則日夜安適。

而樂在其中矣。此僕之所得於己者。既以自廣。又以為足下廣。得免笑迂闊否。

聖賢之學。大家之文。尋常擊悅。悅人豈足彷彿。○字字藥石。却字字菽粟。貧士當人置一通案頭。懸

答李梅隱書

來諭。令親題處士尊意。獨不可以其人為市肆人也。甚服古道。使一日議禮廟堂。豈不將大正流俗乎。古者銘旌墓誌。有官者稱其官。無官者不例稱處士也。古之抱道而不仕。或鴻冥亂世。以自晦。或龍潛俟時。以自顯。或鳳翔於顯晦之間。以覺人。泚世而終老。不用以死。則稱處士。謂才德可出而終處也。求其人足稱此名者。必如戰國之魯連。秦漢之園綺。黃角。東漢之嚴子陵。黃叔度。徐孺子。郭林宗。申屠蟠。漢末之管

幼安王彥方。晉之陶元亮。宋之謝^昇萬羽。鄭所南。金仁山。許白雲。及諸遺民。國變以來。邈世自潛。絕跡世事。名可聞。人不可見。聲愈高。蹤益愈杳者。乃足當之。蓋其人才德足以用世。而浮雲富貴。甘老死丘壑。其高風大節。不特激厲一時。百世之下。貪者廉。懦者起。則其扶持世道。非其時高位厚祿者可比也。故或數十年。而有一人。或數百年。而有數人。不可數見也。世道極衰。風俗大壞。僭妄無等。至於今已甚。而吾郡為最。地居財貨之藪。羶利所聚。市井販賣高^貨貨殖之家。

宮室輿馬衣服。儼於都君。其氣勢薰赫。陵駕士大夫。而奔走一切之婁貧人。人奉以尊稱。彼亦倜然當之。無愧色。生時僭亂。歿者亦然。既不可妄加官爵。則惟處士可輕用。而無所忌憚。下至販脂胃脯之徒。苟具一棺者。無不處士矣。不知何者。為處士之實。而加此名也。嗚呼。僭妄無等。至於今極矣。僕文集誌銘稱處士者。惟伯蘄一二人耳。慎也。僕身歿之後。題墓曰處士。王築夫。或亦異於今之冒名高尚。而奔趨權利之門。得其一顧。殺身恐後者矣。有王者作。考定制。度使

尊卑貴賤有等。如漢初賈人，不得衣絲乘車者。庶風俗一正乎。承詢無官之稱，古者質言其實，似當云清。故某姓某字之柩，志其姓字，使後可知其人足矣。

論有關係 懸圃

寄黎美周書

比見士介兩示來札，皆以先祖名宦事為言，讀之感激而不孝。以先君見背，焚瘞骨立，不能奪哀，裁報今尚未及葬禮，不當作書。惠徵先祖祀事，又不能不奉一言。先大父之理高州也，雅以廉仁見德。既去，歌思畫像立碑，郡邑四徧，崇祀名宦。比于畏壘桐鄉，庶可無愧。而當時以不媚權要為其中傷，已擢御史，誣以見任立碑，遂左遷。故祀典無敢舉行，其後公議益伸，法當舉祀。而子孫賤貧無力，請諸當事，且相去數千

里又無相知有氣力者主持。門生故吏之可呼順風者亦不可得也。又家伯父先君及不孝兄弟皆迂拙自好不獵名譽。言行寡合落落無以動人。故無可託。當此時有人推崇舊德列于俎豆。豈不難哉。雖公道在人。乃久愈明。而泛論人多。任事人少。即懷想感慕。等于賈父杜母。亦託之空言而已。若數十年缺遺之典。苟非其人。誰能舉之。所謂其人誰歟。必持天下之義而無所私者。乃足當之。蓋持天下之義。則見義必趨。是非愛惡發于誠然。不遂其志不止。害休利誘不

為撓奪。况功德在人。久而益新者乎。而或有所私。惑愛憎之口。徇子孫之託。事舉而人不悅服。則大事不光矣。蓋近日名宦鄉賢有力者為之。而輿論不足多。此類也。昔者先生相見。言及先祖。慨然身任。不待子孫託以周旋。不令匍匐數千里。而又非相知之素。先世故舊之交。與後人盛名所傾動。此或先祖好脩之報。理不終泯。然非先生篤好先哲。維持公道。何以得此。所謂持天下之義而無所私者也。承問蒞任年月。已具事畧中。若先大父治行卓卓。高州故老。必有能

道者夫先生持天下之義而無所私則不孝亦惟義是視以報明德而已

真悵懸圃

序

贈張明府序

八閩張公蔚生宰興化之二年德政淪洽四境熙熙有安土樂業之風越六月加漕檄至加漕者出乎惟正之供之外者也數以千萬計邑民惶駭將圖奔散公聞之投袂而起冒暑涉江為民請命謹然後免邑民喜曰自今吾儕得帖寢席矣故迴旌之日白叟黃童咸焚香燃燭擁塞車下不得前寶應王巖時僑於縣自擊其事歎曰州郡之職自昔猶易在今則難他

老

應前德教

邦猶易此。地則難。何以故。蓋一困於堤。一苦於漕也。堤之患。自康熙七年至今而未已。漕之患。自有明洪承至今而未已。迨公之至。祥刑簡訟。贖鍰盡絕。掩骼埋胔。捐橐為倡。息科徭。厲蠲賑。興文章。禮隱逸。德欲格。天水咸潤。下疇昔稽天浴日之害。幾除。至於加漕。綿延三百年者。停止於一旦。邑以安堵。宜乎無老無幼。咸歡呼踴躍拜跪於後先而不能已也。自古大臣如漢之黃次公。唐之狄懷英。雖非一州一郡得盡其才。然或為潁川守。或為彭澤令。其聲名德教無不自

撒開

又敘履歷擢得無痕

應

州郡而起。公初試萊陽。業有聲績。左遷運幕。屢著勤。勩。今作宰昭陽。甫二禩。勩業赫赫如此。則功名所至。豈有限量哉。方今天下急須才。以公潔已愛民卑躬下士。有古大臣之器識。次公懷英之位。可躋足待異日。聲名勒鼎鐘。勩猷書竹帛。巖雖老至耄。及尚當執筆為公傳之。以附於黃狄二公之後。公名可立蔚生。其字福建福清人也。以順治乙未成進士。

步步伏步步應法老而筆健
懸圃

卷之二
二十一
二十

送宗子發歸興化序

宗子子發貧困遊邗上無所遇不得已為人塾師又拂衣去甚矣宗子之窮也或曰以宗子之才既善詩歌又攻古文辭不當如是窮王子曰不然君子生治世則天之清醇之氣必舉全者畀之既予出類之才文章德業照映天壤又必厚錫生人之福位登崇峻祿足以仁其宗親故人子孫極人世之享用不以為泰其不生治世則天之清醇之氣微不復能舉全者畀之得其半失其半豐于道嗇于遇奢于才吝于福

窮字是一篇眼目

烟波繚繞

進之道道
字對窮而
樂說此制

換法也

餘波掉尾

隱約孤子。一飯不飽。而奔走僕僕。所至塗窮。必老死。饑餓流離。然後已。如古之聖賢。席不暇暖。突不及黔。者。此天道之自然。正也。非變也。今宗子高節自好。其志已庶幾。嚴子陵之遺風矣。以其才發為詩歌。則鼓吹風雅。書序論議。紀載之文。出入廬陵南豐諸大家。宗子得天之厚。已分有清醇之半矣。而不生治世。乃又欲其福澤。充腴。享流俗肥飽順利之樂。無是理也。然則所至塗窮。豈不宜乎。雖然。君子務自全於道。苟務自全於道。樂矣。顛踣憂患之極。庸何傷。子真棄

家。至為吳市門卒。子陵耕釣。惟一羊裘。窮矣。窮而樂。乃所以為子真。子陵也。余願宗子自茲以往。一任適然之遭。而無容心。則涉世之險。止易行。皆忘。忘則樂矣。道也。宗子勉乎哉。余窮于世。老矣。興化陸懸圃與宗子高節同。能詩文。同亦今世之窮者。宗子行。以是送之。且因以質陸子。

以窮字生出千端感慨。在內生治世則多福。不生治世則無福。有激之言。遂為確論文。則一氣奔放。老泉所謂渾浩流轉不可端倪者也。懸圃

送孫子歸黃山序

黃山孫子無言。今之所謂隱者也。古之隱者。入山惟恐不深。其聲影幽墨。惟恐人知。即其託跡所在。未嘗使人識而名之。蓋其人。不以地名也。而後世考其託跡之所。知其嘗遊某山某水也。乃地以人名矣。然則人足重地哉。巢父許繇。無意于箕穎者也。遇其水可洗耳。則洗之。見其流可飲。攢則飲之。非擇而取之也。自後世以隱為高。而蹤欲其幽。則名欲其顯。遂必有所託。以自著。子陵之于文叔。不欲相助為理矣。而桐

有諷

姚言之

江烟雨聲被千載。一裘一絲。俾人主終得物色之。則
是歲蹤耕釣。明託富春。寸壤以震動人間。若非是無
以自見者。漢以後。隱者往往類此。夫黃山者。軒轅以
來。神仙之所窟宅。高人逸士之所盤桓。不待孫子而
著也。孫子以歸山為題。遍告海內詩文之家。徵送行
之作。累累矣。其將沉冥杳渺。絕類離羣。孤居于三十
六峯之頂。而使世莫知其所在。耶。抑猶棲遲。係戀。混
跡人間。依違於若近若遠之介。而使人盡知其為天
都蓮峰之往耶。夫使人盡知。是求顯也。非隱也。自茲

正告之

以往。吾願孫子息交遊。遠名譽。勿復徵送行之作。而
果于歸去。使人莫測其歸也。孫子乃庶乎真隱矣。後
世聞之。必有言其託跡之所。而知為黃山高隱者。亦
何用今人知之哉。

頗有微辭

懸圃

人子寡過篇序

丹陽吳子襄宗以名孝廉家居寄意相地之術四方
求者惟不許勢利人著人子寡過篇欲以覺世余讀
之曰此羽翼經傳之書非相地家言也孝子事親生
養死葬之道具備聖經萬世而下竭誠盡慎者無有
外焉故言生養則萬鍾之祿三牲之鼎五齊八珍之
味粉榆菹苴滌瀨脂膏之屬具然啜菽飲水亦有可
盡歡者致其誠焉耳言死葬則卜其宅兆明器豐碑
朱綠葢塗龍楯椁樽題湊之屬具然斂首足還葬縣

真可恨汪辰
初先生亦有
此論

棺蓬穎蔽冢亦有可盡情者致其誠焉耳及司馬溫公朱文公考定喪禮而其法大備仁人孝子遵行焉可矣雖然禮之載在經者既具見于書儀家禮者又備而其葬也伊川有避五患之戒朱子為祖考安固久遠之計則有慎擇地之方乃世之陰陽家專以拘忌之說惑人以子孫殃慶之應不圖安前人而徒歆以後人之福利至使久淹不葬害有不可勝言者悲夫今觀吳子是篇其慎終六要所以發揮士喪禮檀弓雜記喪大小記之蘊也其五不葬五戒遵三道所

以增註宋世大儒之說也謂之羽翼經傳夫豈為過孝子慈孫讀是書則附身附棺致其誠而率循之庶幾乎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矣乎

質實懸圃

案

首屬予敘之予志也其取爵序曰天下事造小者易造大者難二畝之宮垣牆門庭前堂後寢棟宇之制畫地而堵度材而構可立就雖工人皆窳者皆能之漢人營未央建章千門萬戶社稷宗廟複道寢園則必寫隴蜀之材備山林鴻鉅之質俾般倕之徒相木

棺蓬穎蔽冢。亦有可盡情者。致其誠焉耳。及司馬溫公朱文公考定喪禮。而其法大備。仁人孝子遵行焉。可矣。雖然。禮之載在經者既具。見于書儀家禮者又備。而其葬也。伊川有避五患之戒。朱子為祖考安固久遠之計。則有慎暈也。乃世之陰陽家。專以拘

賈實

陸子與陸子懸圃游以文事切磋陸子有作欲定去存必待子而後定而子文亦賴陸子評次且拔其尤為異香集子兩人相與如此今持其文三百首詩三百首屬子敘之予志也其敢辭序曰天下事造小者易造大者難一畝之宮垣牆門庭前堂後寢棟宇之制畫地而堵度材而構可立就雖工人告窳者皆能之漢人營未央建章千門萬戶社稷宗廟複道寢園則必寫隴蜀之材備山林鴻鉅之質俾般倕之徒相木

陸懸圃文集序

案

子與陸子懸圃游以文事切磋陸子有作欲定去存必待子而後定而子文亦賴陸子評次且拔其尤為異香集子兩人相與如此今持其文三百首詩三百首屬子敘之予志也其敢辭序曰天下事造小者易造大者難一畝之宮垣牆門庭前堂後寢棟宇之制畫地而堵度材而構可立就雖工人告窳者皆能之漢人營未央建章千門萬戶社稷宗廟複道寢園則必寫隴蜀之材備山林鴻鉅之質俾般倕之徒相木

而後斤斧焉秦伐楚使李信以二十萬人往不克王

剪六十萬乃破楚淮陰論兵許高祖惟十萬而自謂

多多益善故考其下趙破齊滅楚皆至天極難者為

文之道亦然必儲蓄既饒取材既富而後參伍錯綜

惟所自如故論文者未觀其文先論其學夫學自六

經外莫備於羣史左氏而下遷固晬壽暨諸書二十

有一又涑水通鑑徽國綱目編年紀事書繁重學者

有窮年畢世或不能究者其所載天人理亂道德事

功性命文章兵刑禮樂今古以來無不具學者為文

接法警

若言

說盡

一

固不出於此今之為文者不然未嘗見古人之書學

古人之學以為古文者不足為難也取其近今而易

從則卑之無甚高論也不必讀書不必論世不必窮

原竟委八家之近於時者惟歐蘇朝而讀歐一篇莫

而為文則歐矣莫而讀蘇一篇朝而為文則蘇矣歐

蘇之載籍極博又奇才運之茫不知也遽自命古文

吾謂友人曰今之歐蘇將半農夫而倍軍卒矣古文

如是易乎哉陸子之文其規矩尺度取道歐蘇而神

情氣韻皆合其根柢援引則取資於羣史故上下數

忽應

千載什什伍伍了然於心於手而指揮如意采千章
之大木而造閭闔宮殿之壯麗此文之大者也必如
是始能為歐為蘇視今之貌為歐蘇者何如哉自茲
以往將益進歐蘇猶非駐足地而潦水盡寒潭清則
學與年進優游俟之而已有明三百年國史未立予
竊嘗有志焉今得陸子將執筆從之陸子新修泰州
志蓋為之兆矣陸子集有詩予未及詳讀故序詩俟
他日也

議論痛切章法錯綜魏水叔謂其

有五花八陣之奇信然懸圃

附

泰州志小論序

壬子孟春

同邑李

清映碧

只起處
便是飛
來一峰

自是確
論惟深
於史者
知之朝
莫于志
者未必
知也

今使有一人焉日搜海內郡邑諸志而朝披焉莫
誦焉乃出其腹笥之腴以脩志志傳否曰不傳覆
瓿焉而已何也謂如康對山武功志者幾又如近
時夏彝仲長樂志與陳士業南昌志者幾取法乎
上僅得乎中而况下焉者乎然則志何所師源史
類史故宜師史史記者諸志之朝宗也吾友陸子
懸圃於經史子靡不窺而所專精致志尤在史記

老筆
波折處
俱深于
古法

然閱史有二道。一曰玩。一曰讀。世人忽忽悠悠。高言神會。未收玩之實。而先欲避讀之名。故於是書也不入。如望遠山憑眺焉。爾獨陸子心口並瘁。不玩而讀。如陸佐公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畧無遺缺。又如蕭文約好東觀漢記。酬應若流。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其於史記亦既枕藉而厭。既之矣。故以其精者儲於胸。而以其餘者溢為志。此泰州志所以必傳也。然予讀駱續亭諸暨志。一切列傳俱編入集。而懸圃獨削。傳以存論。何居益

履一筆
有法
因秦志
而憶典

誠見志有三弊。不知志之難為。而以枵腹搔耳者。當之弊在疎。不知志之殊道。而以咏風雲賦月露者。當之弊在靡。又不知志有自下無自高。而以衙官蔚宗。小巫承祚者。當之弊又在滿。至陸子而三弊除矣。故以窮史之全力赴志。而又以作志之全力為論。然或體大或思精。何一不佳。而懸圃自視。猷然僅存小論。壹種於什百多所汰。少所存。此志所以必傳也。讀書人實其腹而虛其心。應如是爾。雖然孔子作春秋。獨因魯史記。睦宗國也。今海陵

志識
高人
數層
層高
感慨
之意
所謂
古道
顏色
耶

好結法

楚陽兩志並脩。邑大夫廣諮輿論。欲以懸圃司筆
削權。無奈高者鮮。虛衷卑者多。螿口於是懸圃子
發艾山。皆蹇裳去。而宮君紫陽耳。陸子名久。乃以
泰州志推懸圃首其事。遂與對山武功並傳。噫我
思用趙人懸圃。其尚有楚陽之思乎。此吾所以因
泰州志成。且必傳。而又不能不低徊太息於吾邑
之無成也。乃拊髀歎曰。知人哉。宮君
深於學問。人言之親切而有味。至其識見過人
處。覺著眼俱在筆墨之先。非啓歎所能測。古云

史氏三長尺幅中已兼擅似此名文微懸圃焉
足當之海陵宮紫陽先生評

起有扛
鼎之力

籠罩
賀主

陸懸圃文集敘

陽羨陳維崧 其年

將○使○江○蕭○染○翰○升○龍○門○紀○事○之○文○潘○左○操○觚○序○鹿
 洞○談○經○之○作○則○筵○前○授○簡○請○以○屬○之○他○人○座○上○揮
 毫○願○以○俟○夫○君○子○何○則○燕○函○粵○鑄○遞○有○嵩○家○北○轍
 南○轅○要○難○竝○詣○一○疎○一○密○既○意○滿○而○靡○宣○或○質○或
 文○復○情○睽○而○罕○儷○然○而○諸○家○立○說○趣○本○同○歸○百○氏
 修○辭○理○惟○一○致○倘○毫○枯○而○腕○劣○則○散○行○徒○增○闕○冗
 之○訛○苟○骨○騰○而○肉○飛○則○儷○體○詎○乏○經○奇○之○譽○原○非
 涇○渭○詎○類○元○黃○先○生○姓○陸○氏○名○廷○掄○字○懸○圃○揚○之

敘生平

興化人也。淮海逸民。天山遜客。周燮之結廬岡畔。髫髻知廉。王丹之載酒田間。鄉閭致敬。尤耽墳籍。雅嗜緜緇。高文通庭中雒誦。雖漂麥以奚傷。朱翁子道上嘔吟。縱負薪而自若。博聞強記。說經傳。嶽嶽之名。起例發。凡談史得觥觥之號。然而夙嬰板蕩。蚤會此離。炎精乍燼。普天興銅馬之妖。姬籙將遷。出地兆蒼鷲之覺。先生則土室繩牀。何知蛇鬪。楮冠葛履。不驗狐祥。推其芒角。甘埋照以終年。息彼機幢。擬達生而用老。既而興朝當璧。誼辟承乾。

敘遭際

敘好學

六千來伯越之人。八百有歸周之國。而君也。敢離隱豹。竊比伏鸞。江流涪萬。錦因屢濯。而逾鮮。火燔崑崗。玉以遭焚。而倍潔。不改衡茅之業。依然山澤之游。於是縱橫六藝。樂踰南面之榮。貫串諸家。氣歷萬夫。而上兗園半冊。篆竹素以蟬紅。馬磨三閭。翳蓬蒿而薑紫。左太冲作賦。筆孔堆藩。溷之間。張壯武屬文史。籍載車箱之內。郝隆書在腹。經矚後以偏多。楊子經成。說縱覆焉。而不盡。芸籤壓架。知為曹氏之倉。玉軸連雲。識是杜家之庫。爾其枯杉。

以下敘
文章極
甚變化

怪石貌以醜而能奇瘦竹蒼藤勢以危而得秀
絃急拍峽中無不叫之猿落木荒江樹上有長飛
之鵲兩山東處不忌拏攫之心獨澗停時尚作潺
湲之想鷹雖就鏃以思飛虎至攀牢而必怒郭翁
伯形容眇小居然閭里之雄嵇叔夜狀貌傀俄信
是仙靈之器更有粘天盪日洋洋辨道之篇裂石
崩沙杰杰哀時之論發皇萬態風雷蹶踣於行間
籠罩千秋袞鉞碎轉於字裏龍馬抉三才之奧綠
水浮來龜蛇蟠八陣之圖丹弧射下手柔弓燥據

餘波有
致又牽
魏叔妙

鞍勅勒之歌腦滿腸肥斫陣普梨之曲幟張垓下
楚漢之卒皆驚劍出室中晉鄭之頭畢白洵哉墨
海之洪濤展矣文峰之鉅嶽矣慨斯世之高文有
寧都之魏叔猥因品隲之次浴及鄙人獨於駢偶
之家謬推蕪製君也書淫亦爲痴嗜昔者吳陵握
手殊感豫州知我之言茲焉燕市郵書頻叩敬禮
定文之託成言以久食之慮涉於肥宿諾難逋頭
也懼來其責因其誣諉用以抑揚敢曰韓非之附
老子傳還私幸其同亦云江神之見秦皇貌則自

嫌其寢云爾

此文可謂人工極天巧錯矣真千古絕技也

李

映碧先生評

烟墨無言任其驅染遂成絕妙好辭

許漱雪先

生評

駱義烏云辯河飛箭激波奔白馬之津文江散

珠圓波漱驪龍之穴惟陽羨先生足當斯語惟

懸圃先生不負此文

陳右原先生評

壽孫母胡孺人七十序

起得夫

孔子既不得用退而與七十子之徒追脩經術因魯

史記作春秋以為天下儀表其列國君卿大夫莫不

見於經然其言婦女之大善者則寡矣若於魯之敬

姜泰山之婦人則亦必與門人私論之乃所以存是

非之實即春秋之義也予既自廢終老無所用獨好

考論古今以著其是非之實而近今之事跡則傳聞

異辭惟因事立言得與門人私論之竊自附於學春

秋者以為士不得志所可借以見於後世者獨此耳

且使異日史官有所據依焉。子昔隨先君子後，與祐
吉孫公交，其弟與子復師事子，因得聞元明公繼配
胡孺人之生平。元明祐吉叔父也。元明在時，天下無
事，江淮間號為全盛。高^貴貧殖之家，以侈麗相誇尚，
而郭氏尤豪華。孺人獨儉素，自將衣，惟再澣，食不兼
味，其志意蓋不流於習俗矣。及元明卽世，孺人三十
有六，方盛年而益自淡泊，教子祖庚，勿稍暴殄。祖庚
克承母志，謹身節用，以為養及崇禎時，天下多事，避
亂遷徙家中，落而孺人以節嗇故，不憂貧。今家亦漸

起矣。孺人朴儉如故也。故夫維奢俗之敝，殆欲於孺
人望之。夫東南繁華之地，自昔齊陳浸淫習俗，則其
臣茹法珍、施文慶、邢佺、嬖倖之徒，以聲色奢侈蕩主
心。於是芳樂玉壽臨春，結綺之窮極奢欲，無所不至。
而國之傾危隨之。孺人生長此地，又所值家國之變，
亦以此而能以儉約自處。至今康強壽考，廻視當時，
君臣縱欲之地，鞠為茂草矣。故子論孺人，因及其時，
沈湎冒色之害於國者，未嘗不二致慨也。孺人七十，
祖庚乞子言為壽，子為是敘。庶幾合諸春秋，列於惇

史矣。祖庚重禮義，然諾不苟。棄儒治生，昔從子遊。今自謂人品，予實成之。故並書焉。

論極大而不膚 懸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夫東南...']

附

胡孺人八十序

楚陽陸廷掄 懸圃

予○以○甲○寅○春○仲○遇○孫○無○言○於○揚○州○語○次○亟○稱○其○弟○幼○白○後○晤○王○子○築○夫○亦○然○予○固○已○心○異○之○幼○白○少○業○儒○好○讀○書○長○業○商○又○好○客○嘗○過○其○居○靜○室○明○窗○圖○史○滿○架○與○人○交○片○言○相○許○必○期○無○諾○責○而○止○大○有○俠○士○風○予○於○是○益○愛○重○焉○先○正○有○言○求○人○三○代○以○上○當○求○諸○廟○堂○求○人○三○代○以○下○當○求○諸○布○褐○壘○其○然○乎○予○竊○見○今○之○司○鹽○筴○者○強○半○走○形○勢○其○次

好論頭

應 應

求田問舍。最下則飾裘馬。擁僕從。為富貴容。以耀流俗而已。幼白何所自而獨能若是。間以問無言。乃知幼白有母。胡孺人在焉。胡孺人者。元明公繼室。公見背。幼白方七歲。孺人即擇名師傅。如築夫輩。流課督之。家中落。復令幼白兼服。賈多與賢豪相結。故家幾落。而復振。無言又云。孺人事姑極孝。撫幼白異母兄。如自出。婢使有罪。笞不過二三。好周急。自御甚儉。一聞親串有乏。即解推。如不及。繇是觀之。幼白以七歲孤兒。孺人立於世。乃讀書好客。

好照應
好結束

言外有
世道之
感

此轉更
好

卒能。廁身。儒俠之間。非偶然也。惟幼白乃徵孺人之賢。非孺人又孰成幼白之美哉。丁巳夏。孟孺人年八十。幼白以敘屬子。在昔盛世。貞女烈婦。則直指使者所在。廉問以上。史館此制不行。雖有高節。無從見於世。惟一二學士先生。捃拾其後。或不至漸滅。而子孫少見。付託非人。則又往往訖於無聞。今孺人年及耄。幼白不請諸赫赫者。而乞言吾輩。豈亦有鑒於此乎。夫莒之婺婦。紀於春秋。以丘明魯之室女。載於列女。以子政而華周杞殖之妻。登

占步

又應前

諸人物以孟堅孺人辛苦撫孤艱難立節雖竹冊所書無以過使世有如丘明子政孟堅其人者其肯令五十年義烈遂歸澌滅哉予雖不敢竊比三君子然於發耿光闡潛德蓋有志焉幼白聞之喜曰是吾心也敢同吾師王夫子之言以為母孺人壽

洗去熟爛獨存高潔亦壽文絕調

王築夫評

後半議論尤警策出意表

周方山評

孫母胡孺人墓誌銘

陸廷掄

孺人胡氏新安孫公元明之繼配而前諸生祖庚之母也以康熙己未秋九月卒距生萬曆戊戌得年八十有二越四載當今癸亥十一月祖庚乃奉其母孺人匱葬於揚西山十里坡殷家湖之原先期祖庚持所具孺人狀謁子稽首流涕再拜以誌銘為請嗚呼吾少孤不省所怙惟與母金孺人相依為命以迄於今彷彿如孺人母子間顧以邑溺於水見背踰十載而匱猶在殯慙負天地不可為

從已
發端最
為切至
絕無片
語粉飾

又從乞
言出
絕大議
論

占地位
極高

人今祖庚之母將葬不知子之無似而以誌銘屬
興言及此摧心傷骨尚何能舐筆和墨為孺人一
點墓中之石乎且今屬文者不乏富貴稱大作手
者尤不乏何必子孫子曰此非吾母意也吾母八
十時為乞言之舉吾母戒以乞正人母乞要人謂
要人雖生貴往往求一言幾道不可得惟是布褐
韋帶山澤巖穴之士心正筆正乞其一言躋於九
鼎大呂未亾人是則燕喜焉耳故文以侑觴者自
先生而外無他求今不幸及於大故言猶在耳其

壽銘雙
鎖合成
妙文

三段牽

敢玷母德忘慈訓漫以腐鼠相嚇乎且生於先生
乎壽死於先生乎銘先生而不銘我母其孰銘我
母者復再拜稽首流涕以請子雖欲以親辭弗能
也雖然劬勞之德幽貞之操固已畧見於前言矣
茲復何以銘孺人哉八寶王子巖嘗告我曰孺人
生平戒暴殄當崇禎庚辰日食糠粃與臧獲同甘
苦是其儉孝廉蔣子耀告我曰孺人喜利濟有緩
急叩門者未肯以貧辭卽在困中解衣推食弗靳
是其義而孺人從子默又告我曰吾孀嘗發叔父

敘章法
極妙

文法
變

敘法又
變

篋得遺券十餘紙。令幼弟趣焚之。逋負家僉以手
加額。又當明季。廣陵亂。土著旅次俱燔。獨孺人蚤
見。適金陵。免於難。是非其仁且智耶。王子祖庚受
業師。將其姻婭。能悉孺人內行。參以孫所為狀。皆
實。不誣。嗚呼。可以銘矣。元明公卽世。孺人三十有
六。祖庚甫七歲。男子子四。其二正室汪氏出一孺
人。出卽祖庚明末高才生女子子三。其二與祖庚
同母。皆嫁士族。祖庚先娶史氏。嗣周氏。劉氏。朱氏。
孫八。其四達。建述。進皆祖庚子。皆業儒。朱出達娶

簡

駟瀆
墨淋漓
盡致

鴻臚吳君淬生女。建聘黃君文毅女。同郡。述聘程
君涵孺女。同邑。進幼未聘。孫女四。其二劉出一適
蔣思敬。一適程瑞蕙。程郡人。蔣孝廉猶子。史周無
出。其他世系。元明公自有誌。不贅。予誌孺人墓。至
甲申乙酉之際。未嘗不小心悸久之。當是時。王室板
蕩。江表鼎沸。揚城十萬戶。悉飽鋒鏑。而吾邑介在
郡東。亦有風塵之警。予方扶先大人襯。渴葬江村。
遙望孤城。礮火殷天。軍聲動地。使人至今股弁斗
大僻邑。震盪若此。况乃廣陵都會地。當天崩地裂。

欲搖山
嶽而泣
鬼神

迴顧前
少孤一
良情文
相生

牽法亦
復錯綜

之○秋○值○流○川○盈○野○之○日○玉○石○盡○焚○神○鬼○為○泣○雖○令○
壯○夫○傑○士○安○所○逃○死○而○母○以○一○寡○婦○人○乃○能○先○幾○
遄○逝○使○孫○氏○男○女○無○少○無○長○咸○免○於○汚○刀○貫○槩○之○
慘○此○其○有○造○孫○氏○甚○大○非○特○保○全○七○歲○孤○一○人○而○
已○宜○乎○猶○子○默○為○子○津○津○道○之○而○不○能○去○於○口○也○
默○字○無○言○亦○孫○族○知○名○士○魏○寧○都○禧○李○興○化○沛○雷○
涇○陽○士○俊○皆○作○序○送○其○歸○黃○山○者○也○嗚○呼○歲○序○不○
居○往○事○如○夢○今○孺○人○葬○有○日○矣○子○承○孫○子○命○筆○若○
掣○而○不○下○淚○欲○禁○而○仍○流○孰○非○人○子○蓋○自○有○傷○心○

帶一筆
竟佳甚
佳

亦古雅
亦哀艷
一則佳
銘

者○惟○是○孺○人○獨○藉○收○子○生○能○養○死○能○葬○必○誠○必○信○
母○渴○母○慢○使○孺○人○得○及○時○蠲○日○而○甘○寢○於○巨○室○也○
嗚○呼○其○可○感○也○已○孫○子○為○人○敦○名○義○重○然○諾○盡○遵○
母○教○或○曰○亦○承○師○教○銘○曰○
於○維○碩○人○出○自○天○都○厥○興○右○族○克○相○元○夫○甫○壯○而○
寡○有○孤○在○悼○俾○炙○人○師○獲○耳○聖○教○自○少○而○長○以○訖○
於○成○聲○華○籍○甚○甘○旨○充○盈○寢○熾○寢○昌○而○康○而○壽○八○
十○日○耄○考○終○戶○牖○傷○哉○我○母○未○卜○山○丘○非○無○孽○子○
奈○此○陽○侯○有○明○申○酉○揚○郡○震○驚○雞○犬○俱○盡○草○木○不○

生獨攜孤笑。豫適江甸。有若鴻翔。任彼龍戰。坡陀
業業。湖水滌滌。咨爾厚德。合枕佳城。母固能貞。子
亦惟孝。豈若鮮民。有天莫報。勉書玄石。用發幽光。
永襄大事。我心盡傷。

杆軸予懷一空。向來墓誌舊套。斯文極其縱橫。
變化不為法所縛。而中間一開一闔。一起一伏。
又復井然有紀。非具二十分才。二十分學。何能
道其隻字。此誌絕似漢文。稱以八家。猶屬邊

見 陳右原評

起處全從至性至情委曲說入。早有血淚數斗。
激射紙上。中間敘述申酉間一片亂離景象。更
如劍拔弩張。不可逼視。假使龍門復出。定應把
臂入林。鍾郝懿行。藉此不朽史筆。真重於球瑯
矣。 蔣霞生評

縱橫出沒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牽敘夾敘處。
尤得班范妙秘。非唐宋作手所能夢見也。 受業
盟姪俞楷拜手評

外舅劉公暨王孺人六十壽序

昔歲在乙亥、余外舅劉公及王孺人齒皆五十、時太翁尚無恙、親戚少長咸致慶賀、飲酒高會、余隨先君子後、獻酬於婦翁父子間、歡笑一堂、甚樂也、歷於今乙酉、蓋十年所、十年以來、先君子遂已見棄、而太翁亦壽考終、公與孺人於是偕六十矣、以四月二十一日為孺人生辰、諸親戚謀為偕壽、先是公之生辰以前一月九日、諸人欲賀、公辭、乃遲之一月而並舉焉、合辭俾余有言、余追惟十年以前、歡聚笑語、儼然在

目而今也親戚少長咸致慶賀飲酒高會如昔時思復從先君子後與太翁周旋杳不可得余何能言余惟壽考康寧天也非天也人得而與之者也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則人許以萬壽無疆矣書曰惠萬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則人許以無疾壽考矣此人之所與也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汝三馬武王年果九十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與也夫壽人有權與之則亦有權奪之矣晏子謂景公曰祝有益詛亦有損

君若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繇是言之祝焉而或失則誣則祝不勝詛祝焉而視乎其德則詛不勝祝不德之是求而惟誣是聞則一人之私倏而祝之倏而詛之者有矣故曰有權奪之也公服賈繼太翁業而能大之然公性慕文雅暇則喜觀古故事所至嘗有衣冠士大夫與遊孺人主中饋蚤起晏息無倦容目且即昏手紉箴補綴不休於親戚內外能以禮往來不失其歡則夫親戚之祝庶幾與之者多而可無奪之者歟余因念昔先人德備於躬著於世而不登耄

蓋天也。非人所能為也。推天人之理而思文王能與武王之壽。父可以加之。子子豈不可移於其父。痛自罪責。以為不孝之尤。則徵人之所與。以為祝而公與孺人之壽。其無疆矣乎。因序十年以來事勢之異。而嘉今茲并壽之美。絲是以至期頤。每十年為壽。余且歷為之言。豈能或忘今昔之感哉。

為婦翁上壽而以先人生姿致作波瀾固自創調又開後來一格矣
懸圃

王孺人壽序

余家世秦人。遷廣陵者數世矣。每願一歸秦。不得則悵然久之。夫關以西山川廣厚而奧。行人物之生多堅強質直。當周盛時。文德覃敷。生其地者。不獨士大夫文武奮興。有羔羊兔置之德。即閨幃婦女。和平貞靜。往往興歌采芣。致咏草虫。風俗之美如此。其至秦自孝惠昭襄而下。尚武任俠。風氣遂與古殊。其丈夫則車鄰駟鐵。無衣同袍。即女子亦習于車戰之制。而小戎之詩作。雖風氣非復西京之舊。而隨勢就功夫。

亦因其時而然歟。漢唐之世，京師皆在關中，賢人君子與婦德之美，往往間出，蓋亦山川高厚之氣，蘊隆蓄積而發之於此。五代迄今，棄不為天子都者，七百餘年，山川之氣積久而未發，意必將鍾為出類之材，乘時有為而推其所自，則必有淑善之母。余遊河間，會張子溫如至自咸陽，叙鄉里相得甚歡。溫如慷慨好義，尤喜與賢豪長者善，解橐贈遺無虛日。所至排難解紛，必盡其力，囊無餘錢而行之自若。今方貢入京師，待次謁選，材量恢恢，知非百里才也。而溫如以

可稱止于
此亦寥寥
矣

其母王孺人壽，俾余為言。孺人事駿猷先生，內佐惟謹，先生為諸生，以文學稱，雖不得志于有司，而孺人處之晏然。孺人之父及母先後捐棄，無子卒事，盡賴先生。孺人不以私家故，稍欲自遂，可謂無成有終者矣。夫無成有終，坤道也。坤道無疆，孺人之壽，其可量也哉。然則孺人之德，蓋合于草蟲芟苴而溫如以車鄰，馱鐵之志，兼有羔羊兔置之休，殆將合周秦之遺風也歟。余少志四方，每願一歸秦中，省吾五世以上之祖墓，合宗族，問長老，與鄉人登華嶽之巔，流覽明

且收且應
情致斐疊

星玉女桃林龍嶺諸勝尋鄭國及白渠之遺跡而蹉
跎老矣西望鄉關徒增感慨惟是水木本原之思不
能自己因論秦中風土之異而喜孺人過如得地氣
之美遂述之以壽孺人且以志同里之誼云

文字有原委

懸圃

金孺人壽序

古女婦之賢其卓節異行見於經者類多遭遇屯變
而非其常也予觀其人大抵深沉慕義識度過人故
或發於言辭或見於行事雖所處之地不同而後世
想其志意考其事蹟猶深歎其所爲之難也昔衛有
懿公之亂宗祀垂絕許穆夫人憫父母之國之亾也
將驅馬至漕以謀衛而載馳之詩作今讀其辭毅然
有身當國難之志若忘其爲女子而不可復反者則
觀其所爲不使衛亾而復存不已蓋自其初未筭時

欲繫援大國以慮社稷。而知許小不能。其志固已遠矣。紀季以鄒人於齊。紀侯大去其國。後叔姬歸魯。復自魯歸鄒。以奉宗祀。其事有丈夫所不及者。自詩書以來。虞夏商周至春秋。千數百年。師氏所采。史氏所紀。二人而已。孔子大之。而列於風。著於春秋。夫許穆夫人。身承蘩藻之重。義不復顧宗親。徒有懷而不得。施付之歌。詠見志而已。設使其身為衛宗社之內主。則必力存宗國。不獨見於聲詩已也。聖人錄之。蓋傷之也。則其志之不遂。可謂不幸矣。至於紀叔姬之事。

所繫大矣。紀侯去國而播遷。以終卒。以邑入齊。為附庸。而伯姬又終宗社血食。繫於叔姬之一身。紀之滅而復存。不賴於男子。而賴此婦人。聖人於歸紀。則書歸鄒。則書於其始終。不一書。賢之者至矣。此非許穆夫人所得為也。然則二人之中。又有幸不幸焉。豈不難哉。歎谿南吳公之配金孺人。以休寧望族。歸公於揚州。及公罹難。孺人以三十幼艾。砥節自矢。方是時。生產蕩然。而兩子尚幼。乃依其兄元亮。自力於衣食。孺人督子儉勤。不令嬉游敗業。而二子克承慈訓。底

於有成孺人又身親簿計勾稽綜核更歷辛苦先業
遂復其舊則其能再造吳氏也所繫豈其微哉然則
公之罹難吳之中落殆近似乎衛之遇亂紀之失國
而孺人之再興吳氏亦近似乎許穆夫人之志而又
得見諸行事則雖紀叔姬之所為蓋亦將因孺人想
見之孺人生辰其子將為壽予序之如此蓋欲本聖
經以訓世云

援引配合俱確懸圃

貞節朱母吳孺人榮受旌表序

一提

先王之教所以型範婦女者莫大乎節故禮云一與
之醮終身不改處常則守貞沒世如或父母奪志或
強暴求婚媾則截髮以明之死靡他此節之所以貴
也程嬰杵臼謀存趙氏曰死易立孤難杵臼請為其
易嬰當其難卒保孤而存趙氏今或家業中微孤幼
弱無依欲保身守貞勢在至艱非不得已而更適則
惟引決自盡耳而乃能罹百憂苦以撫孤俾至成立
克延宗祊則匪獨其節貴也又貴其才兼勝焉當時

雙收

年如蒼松古栢，飽霜雪，戰風雨，以守其干霄劃漢之氣，而失所天。方幼艾，則又如桃李芬芳，競麗之日，凜然冰壯腹堅之時，其節固已偉矣。其始家勢隆盛，乃躬親汲飭，及家更中落，內政維艱，皆一身經理，而命性生以儒兼賈，既而家復起，為之婚，畢盡心力，得孫五男子，又以子婦弱多疾，仍親家務，至老不休，而睦媵親族，恩禮咸宜。自茲日益昌大，子姓振振崛起，皆家珍國器，然則光祿之早世，固有似乎共伯。業之中微，近似乎紀之去國，入鄗而孺人之守貞沒世，殆將

近似乎共姜，而克勤於家，俾中衰而復盛。式穀嗣子，克承先緒，則雖質之紀，叔姬之賢，誰謂古今大相遠哉。余讀會典，至旌表云：婦未三十而寡，至五十而不改節，彰厥門閭，免徭役焉。年及六十，同八十以上例，給賜絹帛米肉，於是嘆皇恩之隆厚，培養天下之節義無窮也。孺人自幼矢節，又能教子成人，而朱君表揚令母，以仁孝稱于鄉，顯然動上官之旌揚，使幸生詩春秋之世，必將歌之咏之，被之樂章，又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余姑

舉共姜叔姬之事為序。俾書之屏。觀者有所興起焉。
文有關係有原委。懸圃。

壽性生朱公六十序

往余因門人孫持修兄弟得交于其母舅朱公性生。公家世休寧為文公後裔。知公蓋今之孝友仁厚人也。公以癸亥小春為六袞縣弧之辰。會余自昭陽來。持脩及公之遠近姻戚友。欲為公稱百歲之觴。乃預徵余言。余不獲辭。竊惟人之壽考康寧富貴。非天也。人得而與之者也。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祀蒸嘗於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其驗耶。古之人無有以虛辭說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余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此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謹按
乞言曰。公生而純篤。幼習禮儀。見長者禮容秩然。人
以為有儒者風。少以詩書為業。會家世中落。奉其母
命。以儒而兼賈。遂以經商。醮事為終養地。其運籌多
才。藝家道日昌。公慷慨好義。樂與賢豪長者游。又喜
周人急救人危。其事母晨昏定省。一食飲必親。尤先
意承志。委曲將順。惟恐毫髮不得其歡。或親有微疾。
則憂形辭色。衣帶不解。及親歿。哀毀踰禮。至於骨立。
泣血三年如一日。又以生甫三日。即繼其世父。不得

親承庭訓。每念之必泣。歲時祭祀。必虔必潔。其處妻
孀也。內則順序。陰教修明。閨門之內。嚴敬如賓。凡俯
仰事育。皆賴內夫人之力。為多。其于羣從兄弟。提携
周恤之無倦。雍雍如也。至于朋友。臧獲秩秩如也。公
居平教子。凡古今成敗利鈍。條分縷析。而必本于立
心之不欺。諸凡家庭臨事接物。惟此不欺。舉而措之。
裕如也。竊思公之壽考康寧。子姓振振。統膝姍戚宗
黨咸集。家世益隆。皆繇太夫人高節貞靜之德。所感
也。天乎。人耶。昔聞太夫人幼艾。矢節無愧。共姜以一

意
德有微

身兼父與師。俾公立身成德。敦學問。崇信義。余與公
交。見其有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意。則是母是子。節
孝相承。螽斯麟趾之報。其必然也。其子孫多賢。能相
承。或業商。或為有猷。或文學優長。魏科貴顯。竚立
而竢。來歲懸弧。期至。公其可以怡怡愉愉。而進一觴
矣。

奧衍宏深似南豐章法
懸圃

祭李平子文

嗚呼平子。君子執古道。以處今世。則謗毀叢積。豈不
宜哉。始予未識子。聞謗子者不少。自寶應歸郡。伯顓
言與子善。盛稱子。後子來郡。伯顓與見予。握手歡甚。
交贈以詩。予益深知子。而歎世人見嫉之深也。嗚呼。
以子博聞遠識。意氣豪上。言辭雄辯。諧謔嬉笑。貌當
時貴人。而遯世高尚。甘老死窮餓。如子者。天下有幾。
而憎嫉謗毀。幾無所容。且子之身。既已窮苦顛連。老
不謀朝夕。而世復莫能容以死。豈不悲哉。然子中有

環 羅筆如

不平。每不能忍於世之酣參富貴者。或面折之。或刺
譏嬉笑之人。不能堪。而子不顧及。遇賢士大夫。則歆
然善下。聞忠孝之士。愛慕如不勝。故天下賢者莫不
願交。而伯顓與子尤所厚。善然後知子。但見嫉於流
俗。勢利之夫。而有道君子。未嘗不愛惜也。使子見棄
於有道君子。則雖流俗之口。稱譽滿天下。何足道哉。
而子今死矣。艾山曰。平子死。謗熄多。感歎慕說者。然
後知公論之。是非未嘗終絕。而非憎嫉謗毀。則子之
行事。或無以大顯。是憎嫉謗毀者。乃稱譽子於無窮。

好接

妙 此轉元

也。伯顓與子處身晦默。不與俗忤。視子之高岸絕俗。
微有不同。而憎毀亦復不少。然後知士不幸生今世。
不必有以致毀。而毀隨之。子沒而謗熄。吾兩人又何
以自免耶。聞子且死。謂艾山曰。誌傳非雷王二子。不
可相知之義。其何忍辭。聞喪當即往哭。而道路無資。
辭以寫哀。寄此薄奠。嗚呼。平子其亦知子悲乎。否耶。
尚享。

筆勁而肆。是先生第一種文字。豈非同病相憐。不
自知其所至耶。懸圃

告先妣文

楊太孺人

嗚呼、吾母棄不孝男等、今十四月矣、禮三月而葬、以貧故久殯、今又未能窆、姑權厝、不孝之罪痛於心者、有四焉。自吾母病、辭館歸、附身之具、徒手無厝、不得已假貸友朋、倉皇營辦、僅能發喪、困乏已極、所以至今未克葬也。男所痛心一也。吾母背棄未五月、孫男穆一病夭、穆才質頗不羣、可顯揚吾母、忽遭此變、既痛母、又傷兒、疾病幾死、所以至今未克葬也。男所痛心二也。禮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既練不羣

立不旅行。今以貧困。既練之後。不得不授徒。既已違
禮而不安於心。且束脯既薄。又不能蚤取以治附棺
之事。所以至今未克葬也。男所痛心三也。家禮灰隔
炭末。費用繁多。自吾父葬。土之燥濕。墓之安危。皆未
可保。故審視周詳。或因或改。尚需時日。今扶喪南歸。
道路多費。所以至今未克葬也。男所痛心四也。謹擇
二十八日。奉柩登舟。以穆孫隨行。嗚呼。自奉母避亂。
移家寶應。十五年來。流離遷徙。艱難困窮。菽水不給。
又遵母教。隱居不仕。教育成人。數十年。未有一日之
祿。養雖吾母高風大節。甘於貧賤。而缺養之罪。其何
以安。今又未能葬。而寄之淺土。則是生既無以爲養。
沒又無以爲安也。豈不哀哉。嗚呼。穆孫之亾。得先侍
吾母冥冥之中。攜持依倚。昔與諸婦子舉家而北來。
今與一孫相扶而南返。從此入先塋。見吾父。男等遂
不得相從也。耶尚享。

門內之文以質勝予讀之不覺泣下沾襟蓋吾母

尚未葬也傷哉 懸圖

祭穆兒文

嗚呼、吾少貧、無以養吾父母、急欲博一科目、為祿養地、故不暇讀書、專攻舉業之文、而六經二十一史詩古文之學、未得精研、然時自念曰、生兒能讀書者、自幼督課之年三十矣、四試於鄉、不中、始厭舉業、從事古人之學、而年長過時、勤苦難成、又力養授徒、終為舉業羈絆、而父之喪葬、兩妹之出嫁、皆徒手拮据、不免廢業、又時自念曰、吾恨讀書遲、生兒能讀書者、自幼督課之、見汝生穎異、知好學、私自喜曰、吾有子矣、

吾讀書未竟之業。天賜汝以成吾志也。始教汝舉業。不待力學已能之。既無廢業無用。不令汝應試。汝亦能不急仕進。遂授之六經。卽徧究六經。授之史。卽徧讀史。詩卽善詩。書卽善書。吾嘗爲諸生說存誠主敬之學。至主一無適。諸人未省。微窺汝已心會其旨。至於古大人道德勲業。未嘗一日不講也。嗚呼。吾旣以窮居老矣。念生平落落不得志。獨見汝讀書琅琅。及所爲詩法書。則喜至忘寢食。每念吾一旦死而有汝在。吾猶不死也。嗚呼。誰謂汝一旦先我而死乎。生而

出羣其生也。何爲死。而萬事未成。未婚未宦。弱冠而夭其死也。何故。嗚呼。天乎。今汝之書聲琅琅在吾耳也。汝之詩法書及手編綱目經世纂。日在吾几席也。汝與上下今古。反復問難之形容。日在吾目也。而汝安在耶。嗚呼。吾昔授徒遠館。必挾汝以行。羈旅之中。晦明風雨。朝夕在側。今吾形影孤子。誰與告語。而恍惚之中。晨昏之際。汝之音容儼在吾前。時欲呼汝而與言也。豈不哀哉。吾死而汝在。吾猶不死。今汝死而吾之道誰繼乎。則吾雖生而其死也。已久矣。嗚呼。豈

不哀哉。吾自喪母以來，懷慘昏病，幾於必死。未幾，忽又失汝。汝冥冥中得與祖母相依，汝亦可以已矣。吾則何以為生？嗚呼！吾於人世已矣。今扶吾母柩南歸，權厝以汝隨行，辭以告哀，尚冀聞汝之音響也。嗚呼！哀哉尚享。

文簡於十二郎而沈痛過之

懸圃

書計甫草思子亭圖卷後

計子甫草，慟其孺子，準歲久不能已，為亭於居之偏，名曰思子，且為此圖。一時學士大夫為之言，或引經據禮以求解其悲思，或以為情之不可解而為說以助之。王子曰：解之不必也，助之不必也。不見夫人之有疾者乎？氣體之傷，臟肺之變，有不自知其呻吟之至者，遲之久而小愈矣，猶呻吟也；遲之久而益漸愈矣，猶呻吟也。外之呻吟不已，內之餘病未盡平也。然亦已且釋然矣。此節候之自然也。旁觀者亦惟從容。

靜○俟○以○聽○其○自○愈○而○已○矣○若○使○病○且○愈○而○或○曰○攻○之○
病○未○盡○愈○而○或○曰○補○之○是○兩○者○恐○皆○不○能○已○疾○而○又○
益○之○以○呻○吟○也○喪○之○有○哀○猶○身○之○有○疾○也○其○見○於○哭○
泣○思○慕○猶○病○者○之○呻○吟○也○喪○之○歲○月○久○服○制○除○而○哀○
以○漸○殺○猶○疾○之○將○愈○也○服○制○已○遠○而○哀○思○未○忘○猶○餘○
疾○之○去○而○未○盡○去○也○然○已○將○釋○然○而○起○矣○此○凡○為○人○
子○者○之○有○喪○然○也○而○為○父○者○可○知○矣○計○子○之○哭○孺○子○
服○制○已○遠○歲○月○已○數○而○思○之○不○置○復○為○此○亭○不○可○已○
乎○然○慈○父○之○至○情○至○此○已○無○所○不○至○矣○情○隨○時○易○感○

與○境○遷○此○天○地○之○自○然○而○人○情○之○不○得○不○然○者○也○然○
則○時○可○已○而○不○已○固○必○將○有○時○可○已○而○已○也○節○候○之○
至○也○計○子○自○歷○之○自○知○之○而○豈○人○之○所○得○而○解○之○助○
之○乎○故○夫○攻○之○補○之○之○說○可○以○不○必○也○

作文如說詩令人解頤懸圃

祭鄭廷直文

嗚呼廷直。遂至此哉。自子避亂江南。余居寶應。聚散之感。固已深矣。甲申冬。孫純白南行。余寄以詩。具述懷思。乙酉春正月。余渡江。至金陵。欲與相見。子又適往浙中。相聚若此。其難也。其後南北紛擾。求子所在。不得。八月。張孚聰書至。云訛傳廷直之變。余駭而未之信也。十月。純白來。余未一言。先問廷直。無恙。則曰。病且劇。余雖憂。以為未必遂死也。十二月。晦。有自南來者。云信矣。廷直亡矣。遍問來者。皆云然。嗚呼。廷直。

遂至此哉。憶余與子未相識時，聞聲兩相慕也。癸酉鄉試初場之明日，友人傳余試藝，子見之驚歎，以為必第一。因于二場之日，門外候進時，從萬人中相索，獲見握手歡甚。繇是聯社為舉子業，而經史大家日相窮討，及余館于子之伯仲，風雨連床，未嘗一日離也。暇則諸子相與酣飲笑語，而子坐其間，高談雄辯，累累如貫珠。當是時，余之壯心盛氣，以為豪俊之聚，氣類感名事之常然，不知其難也。自兵亂之際，忽焉一散，子南余北，邈不可覩。然後知當時相聚之樂為

難得，猶謂地方稍寧，則同歸里門，向時之聚，何難再續。豈意子竟溘然長逝，然後又知不獨相聚之難，而亦不能并存于世。欲如向之生，離亦不可得。豈不悲哉。夫以子之才，得時則為名公，鄉猷業著于當世，不則修身俟時，立言見志，今三不朽之業，未底于成。年僅三十有五，垂老父母，何恃以生。妻子少弱，復何所倚乎。嗚呼，余于子病不知省，歿不知時，哭不憑棺，奠不親觴，其何能已。于悲耶。行將紀述子之生平以傳于世，庶不負十餘年莫逆之知。又不徒聚散存亡之

悲已也。子其有靈，幸鑒茲哉。尚享。

委折 懸圃

隱士言貧說

余甚惡夫。今之冒名充隱者。家無斗筲。而飾為高屋。革橐裘馬。僕從甚都。麗日與公。鄉守宰往來。酒食伎樂。之燕僂。僕諂笑。務媚悅。以得其歡。志在弋獲大利。訟獄有大事。則傾身乞求。以肥其家。公鄉守宰。亦以其不可輕酬也。而大利歸之。視靖節之履穿而於刺。史座上伸脚。度履者。此其人。欲為隱士家奴。得乎。可謂隱乎。

痛快 懸圃

李荔園種竹圖贊

有序

昔王子猷名竹曰君而世之稱竹者比德君子君子
之德虛而能直竹之中空而外直比其德也君子之
節剛勁不屈竹之傲冰雪挺崖石而堅疆自如比其
節也君子之威嚴厲踈簡見者肅聞者聳竹之偃仰
紛披可畏不可狎比其威也君子之時隨遇而行順
時而止竹之春生秋茂晨夕雨暘與節氣俱善比其
時也竹于君子之道可謂備矣李子圖其像蕭然坐
石而種竹其間其殆有合于君子之道乎贊曰

干霄者竿。凌雲者筠。君子之志。等此清芬。裁而吹之。
來儀鳳羣。變化為龍。飛入重雲。高節特立。清風有聞。
何以贈子。即名此君。

贊古懸圃

跋祭文題後

跋頭陀與立書經紀事

老子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蓋天下有道。則舉世無
冤民。卽有冤。王者必爲辨治。不使怒毒之氣結而爲
厲。而又絕地天通。幽明異處。烏覩所謂肆毒之鬼物。
哉。與立遭是報。亦不幸。而不生有道之世。不能使鬼
不神也。雖然。與立以書經得佛力。患良已。則佛力其
助王者之不及乎。予爲書此。有世道之感焉。且以儆
兇愚也。

寥寥百餘言令人咀嚼不盡

懸圃

跋

幼白孫子淦之親串也嘗受業於築夫先生先生抱道隱居窮困以老當今名卿大夫多聞聲傾慕式廬就正讀其文每有鈔錄而去者卒無能爲先生壽梨棗吾恐其行之不廣或久而失

傳未可知也嗟乎士當卷懷旣
不遂立功之志惟是畜道德而
能文章馳騁古今羽翼經史以
自附作者之林所謂垂世行遠
於是焉在何可泯哉淦一日過
海陽登孫子堂與懸圃陸子三
人相對唏噓謂先生文集安得

同心爲計久遠陸子曰吾篋中
有手錄數十篇題曰異香集子
所知也孫子聞而慨然曰予縱
未能爲先生謀其全誠得是集
獨力任之以授劄劄氏其可明
星寒月實聞是言淦益歎先生
門牆濟濟有得時顯達者有豐

厚過於孫子者而孫子獨倡爲
是以不朽先生孫子其亦可以
不朽乎然非陸子手錄則又何
因成盛舉也淦故稱而述之附
其後昭陽同學第李淦題子錄



跋

在予與礪園懸圃謀將梓所謂
異香集者在去歲仲冬之日未
及一月而吾師以訃聞矣予深
恨其爲之不早也當吾三人謀
始時懸圃卽欲與聞師予以文
不多工易竟俟獻歲梓成與聞

未晚豈意師不能待也師擅宿
名四十年古文卷帙盈千百竟
未一梓行予又力薄僅刊是集
不及什之一然其文皆可必傳
於後無疑使吾師獲見之或少
自欣慰未可知豈意遽作古人
也雖然予爲是舉寧謂足盡吾

師文章之勝哉亦聊以異香爲
嚆矢耳吾師知交其好事及有
氣力者不少安知不有盡全帙
而刊之以慰吾師於地下者乎
是予與礪園懸圃所欲旦暮遇
之者也追思懸圃與聞之語爲
悵恨久之因附數言於後

省人之因則其言必新

康熙癸亥三月受業門人新安

孫祖庚頓首跋



